

诗比兴箋

7002  
\$7521

博

士

業

務

詩比興箋卷三

首出屈子，獨照不群，後發各臻中流，蘄水陳沆譏

陳子昂詩箋

射洪著述斯文中興，自李杜推激於前。

李陽冰太白集序。杜甫過

陳拾遺故宅詩。韓柳服膺於後。

韓愈送孟東野序薦士詩。柳宗元楊評士文集序。

是高步三唐，橫埽六代，莫不以爲今古之升降質文之軌轍焉。然逐響則同知音，罕覩尋其湮鬱，亦有端由。自宋子京唐書謂明堂太學之疏薦圭璧於房闈，王士禎筆記謂大周受命之頌甚劇秦而美新，又或訾崇福觀之記有孝明帝之稱。於是末學隨聲百喙。

一律不有論世曷由闡幽請考子昂所立之朝與同朝之人並考子昂立朝之節與去朝之日而後質之以感遇之什則心迹終始日月爭光矣夫女禍有極不同澆泥之朝獨陰不生終無羸馬之嗣是以哀姜再世篡魯不成呂雉十年安劉反掌武后僭號年已六旬太廟之祭主未移圜丘之配享如故主器猶然長子中外不乏老臣孰不隱忍數載之間濡俟中興之日哉設使陵平嬰勃委身新莽之朝姚宋狄婁俯首泚溫之陛則不得爲名教中人矣誠知仕呂仕周不同新室安史則隨例進賀之表應制頌美之什諸

公亦豈能獨無特一則功業揜文章偶乏流傳之什  
一則文章揜忠義翻遺玷穎之端然石淙山侍宴之  
詩狄姚與二張諸武並列石刻在河南登封縣石淙山薛曜書張燕公  
銘檄之作孝明與天冊金輪間稱張說節愍太子妃  
后卽武士叢妻也又爲河內王武懿墓志稱孝明高皇  
宗露布伏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此則今日尙存  
亦不聞薰蕕同器燕許殊科者也仲尼見楚越之君  
亦必稱之爲王惟春秋乃可書予彼宋狄諸公當日  
語言文字其敢直斥武士叢乎今既不能議諸公之  
仕周乃猶謂仕周而不當從其稱謂其亦舍本而齊  
末許浴而禁裸已且夫同仕而異品同迹而異心者

一辨諸忠佞之從違二辨諸進退之廉躁厯考武后  
一朝惟子昂諫疏屢見武后欲淫刑而子昂極陳酷  
吏之害武后欲黷兵而子昂極陳喪敗之禍武后欲  
殲滅唐宗而子昂請撫慰宗室甚至初仕而爭山陵  
之西葬冒死而訟宗人之冤獄皆言所難言如柄入  
鑿是以杜甫過陳拾遺故宅詩云千古立忠義感遇  
有遺篇其爲黨附不黨附可不言決矣武后以官爵  
籠天下士或片言取卿相或四時厯青紫至於文學  
材藝更所牢籠沈宋杜薛閻蘇二李或參控鶴奉宸  
之職或預三教珠英之修其後神龍之初並坐二張

之黨子昂曾有一於此乎釋褐十載不過拾遺自託  
多病不樂居職諫牘則輒遭報罷參軍則屢忤諸武  
未及壯年遽乞歸養父喪廬墓哀動路人至以侍從  
之臣竟死縣令之手故杜甫詩又云位下何足傷所  
貴者聖賢同游英俊人多秉輔佐權其躁進不躁進  
又可不言決矣若謂二端尙未足明心迹必如狄公  
之薦柬之預基興復姚宋之相開元始稱晚蓋則試  
問婁師德徐有功魏元忠諸公謀未參于興復身未  
逮乎開元其與子昂又何同異責備賢者豈其偏枯  
矧昔私家之著述尤徵文字之心聲嗣宗醉草勸牘

而詠懷惆憂魏室。

代勸九錫牋皆刺嘲之詞

子山身食周粟而詞

賦惟哀江南。

庾信仕讐國不可爲訓非仕武

后者比也姑取其不忘梁耳。

韓非有

忠秦之譏而爭存韓以死獄苟或有附曹之謗而爭

九錫以殉身君子論人善善從長亦觀其志之所存

而已坤乾易位之時

猶猶磨牙之日偶語棄市道路

以目厯考唐人諸集亦有片章隻句寄懷興廢如子

昂之感憤幽鬱涕泗被面下者乎故知屈阮之嗣音

杜陵之先導心迹與狄宋同符文行掩沈杜而上豈

比法言頌安漢之德可見美新之由衷臨刑賦子房

之詩適形叛宋之矯僞哉故備箋之俟誦詩論世君

子因其言以知其志烏呼九原可作雖爲執鞭所欣慕焉

感遇詩三十八首

子昂感遇雄軼古今然問其所感何遇則皆不求甚解於是推以元奧謂陰符參同詡其音節如古謠樂府趣不關理詞不附情何異瞽史誦詩有聲無志耶夫不求甚解必在會意忘食之餘詩有別趣不出愜心厭理之外洞泝之下必有淵潭儻眇之詞端非淺寄屈宋枚阮古轍可尋得其肯綮理解斯善夫古人亦何取以無謂之詞迷繆後世哉嘗考杜子美詩曰

千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篇並世知音實惟牙曠此外則僧皎然謂源于阮公詠懷朱鶴齡謂多指武后革命見杜詩註亦並能緣少陵之詞窺射洪之隱者惜哉末學目比秋荼毀贊兩非比賦如夢至舊唐書謂子昂少爲感遇三十首王適見而許以天下文宗此則猶太白蜀道難作於明皇幸蜀之後而唐摭言謂賀知章見之於初至長安之時詳李詩箋皆小說傳會無稽止知取其生平有名之篇傳以生平知遇之事而不顧歲月情事之參差無足深辨也詩中云林臥觀無始又云林居病時久則是作於暮年去官歸養之時

微月生西海。幽陽始代升。圓光正東滿。陰魄已朝凝。太極  
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能徵。

箋曰開章明義厥旨昭然陰月喻黃裳之坤儀陽光  
喻九五之乾位才人入宮國運方盛嗣君踐阼燭處  
司晨三統迭興五德代運循環倚伏疇可情量  
聖人秘元命懼世亂其真如何嵩公輩詆謗誤時人先天  
成爲美階亂誰禍因長城備胡寇贏禍發其親赤精旣迷  
漢子年何救秦去去桃李花多言死如麻

箋曰緯書有元命苞漢人以緯候圖讖爲秘學神仙傳宮  
嵩者瑤琊人漢元帝時從其師于吉學道得書上之書多論陰陽否泰災眚之事此言聖人

之言天道不可得聞者雖有前知之美適爲階亂之  
資如貞觀中太白晝見太史占女主昌民間又謠女  
主武王於是太宗以嫌疑殺大將李君羨以其小字  
五嬢又官邑屬縣皆武也而不知武氏爲才人在其  
聖人宮中正猶始皇以亡秦者胡大築長城而不知其子  
胡亥故曰長城備胡寇贏禍發其親也武后天授中  
君羨家訟冤武后詔復其官新唐書贊曰以太宗之  
英明蔽於謠讖濫君羨之誅徒使孽后引以自神顧  
主天不哀哉同此詩旨也章末故爲隱語言今之以口語  
跡凡取禍者死多如麻矣尙可不如桃李之無言以遠害

乎。

臨岐泣世道。天命良悠悠。昔日殷王子。玉馬遂朝周。寶鼎  
淪伊穀。瑤臺成古邱。西山傷遺老。東陵有故侯。

箋曰此章尤顯。昔日殷王子玉馬遂朝周者。謂太子  
相王等。並改姓武氏之事也。周者借寓其號。

幽居觀大運。悠悠念羣生。終古代興沒豪聖。莫能爭三季。  
淪周赧七雄滅。秦嬴復聞赤精子。提劒入咸京。炎光旣無  
象。晉虜復縱橫。堯禹道已昧。昏虐勢方行。豈無當世雄天  
道。與胡兵咄咄。安可言時醉而未醒。仲尼溺東魯。伯陽遁  
西溟。大運自古來。旅人胡歎哉。

箋曰此指諸王舉兵興復悉就敗滅之事也。一女后臨御稱制而舉天下莫能抗。豈非天道助虐乎。

元天幽且默。羣議曷嗤嗤。聖人教猶在。世運久凌夷。一繩將何繫。憂醉不能持。去去行采芝。勿爲塵所欺。

箋曰天意渺冥難可情測。惟以人事度之。則先皇之德澤猶在。未應遽斬。世運之凌夷已深。又似難回。展轉二端。憂心如醉。一繩繫日誠不能。持意惟潔身長往。不與塵淄矣乎。蓋欲去未忍。欲救無權。決計良難。

豈伊朝夕

吾觀龍變化。乃是至陽精。石林何冥密。幽洞無畱行。古之

得仙道信與元化并元感非象識誰能測沈冥世人拘目見酣酒笑丹經崑崙有瑤樹安得采其英

箋曰此言天命之終必復也尺蠖有時屈申神龍莫測變化自古以喻當陽受命之君此則以指唐室國祚也其潛蟄躍見非羣陰所能畱阻其應運中興皆天命非人力正猶仙人之得道上升者皆與造化合一世俗目見之徒不知天命但知去衰附盛語之以此方笑而不信安得一日飛龍利見萬物咸覩復都崑崙而遊太清乎

金鼎合神丹世人將見欺飛飛騎羊子胡乃在峨眉幽化

固○非○類○芳○菲○能○幾○時○疲○病○苦○淪○世○憂○海○日○浸○淄○眷○然○顧○幽○  
褐○白○雲○空○涕○漸○

箋曰此與觀龍變化一章同旨金丹神方還顏卻老  
喻回天再造之功也世人疑其相欺卽酣酒笑丹經  
之意也試思變化飛舉苟不可信則丹成羽化遨游  
名山者獨何人乎目前朝槿躉華之榮利能幾何時  
但恐神丹不至沈疴日深河清難俟使我憂海耳幽  
褐明恤緯之思白雲卽帝鄉之旨

索居猶幾日炎夏忽然衰陽彩皆陰翳親友盡睽違登山  
望不見涕泣久漣淦宿昔夢顏色若與白雲期馬上驕豪

子驅逐正蚩蚩蜀山與楚水攜手在何時

箋曰子昂舉進士在高宗末年踰年而武后廢廬陵  
稱制故云索居猶幾日炎夏忽然衰也陽彩皆陰翳  
雲喻佞幸黨附之盈朝親友盡睽違喻宗室勳舊之殂  
謝涕泣漣渢宿夢顏色故國故君之思也驕豪驅逐  
乘勢燭權之人也若與白雲期以故鄉寓帝鄉之感

蜀山楚水攜手何時以故交寓故君之思

浩然坐何慕吾蜀有峨嵋念與楚狂子悠悠白雲期時哉  
悲不會涕泣久漣渢夢登綏山穴南采巫山芝探元觀羣  
化遺世從雲螭婉變時永矣感悟不見之

言上身集  
箋曰此與上索居猶幾日一章同旨皆以故鄉寓故國之思也念與楚狂子謂同志王室之人時哉悲不會謂不遇可乘之機綏山之桃巫山之芝謂求延年不死之藥而恐不可得也婉變時永感悟不見其故主之思乎

朝發宜都渚浩然思故鄉故鄉不可見路隔巫山陽巫山綵雲沒高邱正微茫伫立望已久涕淚沾衣裳豈茲越鄉感憶昔楚襄王朝雲無處所荆國亦淪亡

箋曰此歎高宗武后之事也宋玉高唐賦序謂神女常薦先王之枕席後又云王復夢遇焉正猶武后本

先帝才人而高宗復陰納宮中也。豈茲越鄉感自明其詩中所指皆非徒離鄉之思也。卒之哲婦傾城衰姒滅周荆國固淪亡矣。而朝雲亦復安在哉。俛仰古今猶如大夢。

荒哉穆天子好與白雲期。宮女多怨曠。層城閉。蛾眉日耽。瑤池樂。豈傷桃李時。青苔空萎絕。白髮生羅帷。箋曰此追歎高宗寵武昭儀廢皇后淑妃之事也。故用穆王王母瑤池之事。駱賓王檄武后云入門見嫉。高車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言後宮不得進見。故劍皆成覆水也。

昔日章華宴荆王樂荒淫霓旌翠羽蓋射兕雲夢林竭來  
高唐觀悵望巫山岑雄圖今安在黃雀空哀唶

箋曰此刺武后寵嬖二張之事也戰國策安陵君幸  
於楚王江乙說使請爲殉以深自結於王于是楚王  
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有狂兕依輪而至王  
親引弓一發而殪之仰天而笑曰寡人萬歲千秋之  
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  
則陪乘太王萬歲千秋之後臣願得以身試黃泉蓐  
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又莊辛說楚襄王先引  
黃雀不知彈丸之禍而繼之曰夫黃雀其小者也君

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鄖陵君與壽陵君與之馳騁  
富貴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云云皆嬖幸專  
寵之事以譬二張控鶴監之流雄圖今安在知武氏  
之不久長唐室之不終絕也

樂羊爲魏將食子殉軍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吾聞  
中山相乃屬放麑翁孤獸猶不忍況以奉君終

箋曰刺武后寵用酷吏淫刑以逞也說苑樂羊爲魏  
將攻中山中山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盡一杯文侯  
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  
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之孟孫以爲太子傅武后天

性殘忍。自殺太子宏。太子贊及皇孫重潤等。舊唐書  
酷吏傳十八人。武后朝居其十一。皆希旨殺人以獻  
媚宗室大臣無得免者。武后嘗欲赦崔宣禮。其甥霍  
獻可爭之曰。陛下不殺崔宣禮。臣請隕命於前頭。觸  
殿階流血。示不私其親。是皆有食子之忠。無放麑之  
情矣。孰不可忍乎。子昂嘗上疏極諫酷刑。又請撫慰  
宗室子弟。無復緣坐俾得更生。母致疑懼。卽此詩旨。  
蜻蛉游天地。與世本無患。飛飛未能止。黃雀來相干。穰侯  
富秦寵金石比交歡。出入咸陽裏。諸侯莫敢言。甯知山東  
客激怒秦王。肝布衣取卿相。千載爲辛酸。

貴工用也崔睂李景謐以誣裴炎而得相索元禮來俊臣聖人以告密而至九卿乃至解豸但能觸邪有不識字之御史青紫片言可拾有不踰時之仕宦傾險蠭生名器濫竊垂拱二年子昂上疏諫云邇者大開詔獄重設嚴刑遂至奸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卽此詩旨大曾無罪除守器之謂也小丑重責

挈瓶者誰子皎服當青春三五明月滿盈盈不自珍高堂委金玉微縷懸千鈞如何負公鼎被歛笑時人

箋曰歎相器非人傾覆相尋也武后置相不次驟于

予奪二十年中易相數十崔簪騫味道李景謙沈君  
諒韋侍價傅游藝史務滋什武方楊再思宗楚客之  
流或市井無賴不次擢用皆旋踵削黜隨以誅戮故  
詩悼其智小謀大曾無挈瓶守器之能力小任重徒  
有微縷千鈞之勢月盈則虧莫之能持金玉滿堂莫  
之能守負鼎折足遞相傾奪徒貽世笑而已說文云  
斂彊取也引書曰斂攘矯虔

聖人去已久公道緬良難蚩蚩夸昆子堯禹以爲謾驕榮  
貴工巧勢利迭相干燕王尊樂毅分國願同歡魯連讓齊  
爵遺組去邯鄲伊人信往矣感激爲誰歎

箋曰刺上下以利相取也史言天后時官爵易得上書言事不次擢用而誅罰亦輒隨之操刑賞之權以駕馭天下士卽此詩所指也堯禹以爲謾謂古聖亦畏巧言令色孔壬也夫爲上禮賢當如燕昭之誠爲下輕爵當如魯連之高則上下皆以義交不以利取矣子昂嘗上書論八事所陳官人知賢去疑招諫之術正同此旨

貴人難得意賞愛在須臾莫以心如玉探他明月珠昔稱夭桃子今爲春市徒鴟鴞悲東國麋鹿泣姑蘇誰見鴟夷子扁舟去五湖

箋曰悼將相大臣之不令終也夫驪龍領下有珠焉  
有逆鱗焉苟自倚其心之無他可以探其珠而不知  
適櫻其鱗昔日榮華今日春市流言危公旦忠鯁戮  
子胥其以功名始終如范蠡者何人哉子昂嘗上疏  
云陛下好賢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者蓋  
以嘗信任而不效如裴炎劉禕之周思茂騫味道固  
嘗蒙用皆孤恩前死是以疑於信賢是猶因食病噎  
而欲絕食也蓋同斯旨

呦呦南山鹿罹罟以媒和招搖青桂樹幽蠹亦成科世情  
甘近習榮耀紛如何怨憎未相復親愛生禍羅瑤臺傾巧

笑玉杯殞雙娥誰見枯城藁青青成斧柯

箋曰傷權幸挾私誣陷士類也碧玉綠珠之篇喬補  
闕以赤其族細婢歌舞之釁斛瑟羅幾滅其家求金  
不遂泉帥殞軀於俊臣宅第過侈楚客見羨於公主  
豈非怨憎報復之外更有財色致禍之虞耶鹿以媒  
獲桂以馨蠹士以欲醢何如枯藁之無患無爭乎子  
昂疏云太平之世不應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陛下  
何不悉召見繫囚自詰其罪又申宗人冤獄書云臣  
若言非至忠苟有僥倖請受誅斬蓋憤之深矣

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樹林何知美人意驕愛比黃金殺身

炎州裏委羽玉堂陰。旖旎光首飾。葳蕤爛錦衾。豈不在遐。  
遠虞羅忽見尋。多材信爲累。歎息此珍禽。

箋曰子昂塵尾賦曰神好正直道惡強梁此仙都之靈獸因何賦而罹殃豈不以斯尾之有角而殺身於此堂又云莫神於龍受戮爲醢莫聖於麟道窮於野神不自智聖不自知況林棲而谷走及山鹿與野麋古人有言天地之心其間無巧冥之則順動之則天諒物情之不異又何有於猜矯

聖人不利己憂濟在元元黃屋非堯意瑤臺安可論吾聞西方化清淨道彌敦奈何窮金玉雕刻以爲尊雲構山林

盡瑤圖珠翠煩鬼工尙未可人力安能存夸愚適增累矜智道逾昏

箋曰武后嘗削髮感應寺爲尼及臨朝稱制僧法明等又撰大雲經稱后爲彌勒化身當代唐主闇浮提天下故勅諸州並建大雲寺爲僧懷義建白馬寺又使作夾紵大像小指尙容數十人於明堂北爲天堂以貯之初成爲風所摧復重脩之采木江嶺日役萬人府庫爲耗竭久視元年欲造大像令天下尼僧日出一錢以助其功狄仁傑上疏曰今之伽藍制過宮闕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如來設

教以慈悲爲主。豈欲勞人以存虛飾。長安四年。張廷珪諫造大像曰。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爲。願陛下行佛之意。以理爲上。並同斯旨。

丁亥歲云暮。西山事甲兵。贏糧而邛道。荷戟爭羌城。嚴冬  
陰風勁。窮岫泄雲生。昏曉無晝夜。羽檄復相驚。拳跢競萬  
仞。崩危走九冥。籍籍峰壑裏。哀哀冰雪行。聖人御宇宙。聞  
道泰階平。肉食謀何失。藜藿緬縱橫。

箋曰。日本傳垂拱四年。謀開蜀山。由雅州道擊生羌。子  
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大略爲謂結怨無罪之西羌。  
襲不可幸之吐番。開險道以引寇兵。敝全蜀以事窮

夷人勞則盜賊必生財匱而姦贓日飽其患無窮具

詳本傳

蒼蒼丁零塞今古緬荒途亭堠何摧兀暴骨無全軀黃沙  
漠南起白日隱西隅漢甲三十萬曾以事匈奴但見沙場  
死誰憐塞上孤

箋曰漢書注丁零胡之別種也通鑑萬歲通天元年  
遣曹仁師張元遇等二十八將擊契丹全軍覆沒大  
將皆爲所獲詔募囚徒及奴以擊契丹子昂上書諫  
天謂之卽此所謂漢甲三十萬暴骨無全軀也但見沙場  
死誰憐塞上孤謂邊備不脩將帥非人以致斯患

朝入雲中郡。北望單于臺。胡秦何密邇。沙朔氣雄哉。藉藉天驕子。猖狂已復來。塞垣無名將。亭堠空崔嵬。咄嗟吾何歎。邊人塗草萊。

箋曰。則天時邊患。西吐番。北突厥。東契丹。前西山事用兵。一章謂吐番也。蒼蒼丁零塞。一章謂契丹也。此章北望單于臺。憂突厥也。武后殺程務挺。黑齒常之。泉獻誠諸名將。又用閻知微送武延秀使突厥爲其侮笑。益輕中國生邊患也。

朔風吹海樹。蕭條邊已秋。亭上誰家子。哀哀明月樓。自言幽燕客。結髮事遠游。赤丸殺公吏。白刃報私讐。避讐至海

上被役此邊州故鄉三千里遼水復悠悠每憤胡兵入常爲漢國羞何知七十戰白首未封侯

箋曰本傳載子昂垂拱四年上八事其一曰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偷榮尸祿寵秩妄加非所以示勸願獎勵有功表顯殉節云云蓋其時功賞多爲諸武嬖幸所冒不盡上聞也

本爲貴公子平生實愛才感時思報國拔劍起蒿萊西馳丁零塞北上單于臺登山見千里懷古心悠哉誰言未忘禍磨滅成塵埃

箋曰自傷壯志不遂也本傳言子昂家世豪富尚氣  
決輕財好施篤朋友故有本爲貴公子平生實愛才  
之語又言武攸宜討契丹表子昂參謀次漁陽前軍  
敗舉軍震恐子昂請申軍令擇將士選麾下精兵前  
進攸宜不納數日復進計攸宜怒徙署軍曹又嘗上  
書言曩時吐番不敢東侵者由甘涼士馬強盛今河  
南涼州空虛惟甘州饒沃爲河西咽喉地宜益兵營  
農數年之收可飽士百萬何憂吐番哉其後吐蕃果  
入寇終天后世爲邊患最甚云云則子昂之邊略可  
知矣

透迤勢已久骨鯁道已窮豈無感激者時俗頽此風灌園  
何其鄙皎皎於陵中世道不相容嗟嗟張長公

箋曰子昂八事疏其一云聖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  
德參三王而能容魏徵之直今誠有敢諫骨鯁之臣  
陛下宜廣延順納以新盛德又本傳言后雖數召見  
問政事論並詳切故奏聞輒罷並骨鯁之明驗也漢  
書張釋之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於  
時終身不仕猶子昂屢觸武后又忤諸武遂壯年乞  
萬歸也

深居觀元化俳然爭朵頤讒說相啖利害紛疑疑便便

夸昆子榮耀更相持。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已矣行采芝。萬世同一時。

箋曰。以下諸章皆畏害歸隱之思。讒說相啖食。與上

呦呦南山鹿一首同旨

竭來豪游子。勢利禍之門。如何蘭膏歎。感激自生冤。眾趨明所避。時棄道猶存。雲淵既已失。羅網與誰論。箕山有高節。湘水有清源。惟應白鷗鳥。可與洗心言。

市人矜智巧。於君若童蒙。傾奪相夸侈。不知身所終。曷見元真子。觀世玉壺中。窅然遺天地。乘化入無窮。

箋曰。二篇皆同前章之旨。觀世玉壺中用神仙傳壺。

公事

吾愛鬼谷子。青谿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七雄方龍鬪。天下亂無君。浮雲不足貴。遵養晦時文。舒可彌宇宙。卷之不盈分。豈徒山木壽。空與麋鹿羣。

箋曰。子昂少志經世。中年不遇。乃志歸隱。故云。天下亂無君。遵養晦時。文冀俟王。室中興而復出也。子昂乞歸在聖曆元年。盧陵王復立爲太子之日。蓋見唐室興復有漸。己志稍慰。始歸養也。惜不久尋卒。不逮開元之世耳。

吾觀昆侖化日月。淪洞冥精魄。相交會天壤。以羅生仲尼。

推太極老聃貴窈冥西方金仙子崇義乃無明空色皆寂滅緣業定何成名教信紛藉死生俱未停

箋曰前章希黃老以入世此章志無生以出世也儒以太極爲萬化之原老以窈冥爲眾有之母自西方之教論之乃所謂無明耳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輪迴何由息乎惟空有不立二俱寂滅以無所得無所思維故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滅乃至生老死滅

仲尼探元化幽鴻順陽和大運自盈縮春秋遞來過盲颺  
忽號怒萬物相紛劙溟海皆震蕩孤鳳其如何

微霜知歲晏斧柯始青青況乃金天夕浩露沾羣英登山  
望宇宙白日已西暝雲海方蕩潏孤鱗安得甯

元蟬號白露茲歲已蹉跎羣物從大化孤英將奈何瑤臺  
有青鳥遠食玉山禾昆侖見元鳳豈復虞雲羅

林皇箋曰三章皆事亂世思遺身遠患之詩

可憐瑤臺樹灼灼佳人姿碧華映朱實攀折青春時豈不  
盛光寵榮君白玉墀但恨紅芳歇凋傷感所思  
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獨空林色朱蕤冒紫莖遲遲

自日晚嫋嫋秋風生歲華盡搖落芳意竟何成  
白日每不歸青陽時莫矣茫茫吾所思林臥觀無始眾芳  
委時晦魑鳩鳴悲耳鴻荒古已頽誰識巢居子  
林居病時久水木澹孤清閑外觀物化悠悠念無生青春  
始萌達朱火已滿盈徂落方自此感歎何時平

箋曰四章皆觀物述懷之詩豈不盛光寵榮君白玉  
墀追嚮用於前時歲華盡搖落芳意竟何成歎志事  
之不就林臥觀無始林居病時久則皆歸田後之詞  
也故以終焉世人所謂感遇詩者不出此四章之旨  
而已夫君子之遇世也僅以一身而已乎

薊邱覽古

北登薊邱望求古軒轅臺應龍已不見牧馬空黃埃尙想廣成子遺蹟白雲隈

軒轅臺

箋曰黃帝使應龍攻蚩尤又得力牧於坰野故思佐命將相之臣興復王室而尙不可得況太平尊師訪道之盛事乎

南登碣石館遙望黃金臺邱陵盡喬木昭王安在哉霸圖悵已矣驅馬復歸來

燕昭王

箋曰思申興也

王道已淪昧戰國競貪兵樂生何感激仗義下齊城雄圖

竟中天遺歎寄阿衡

樂生

箋曰歎徐敬業之徒興復無成也阿衡迎復已廢之

太甲故寄意焉

秦王日無道太子怨亦深一聞田光義七首贈千金其事  
雖不立于載爲傷心

燕太子

箋曰痛諸王舉兵敗滅也初越王貞將起兵常樂公

主

高宗女適趙環謂其使者曰爲我語越王昔尉遲迴周之

甥也見隋將篡周猶能舉兵匡救社稷功雖不成威  
震海內足爲忠烈大丈夫當爲忠義鬼無爲徒死也

登幽州臺歌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箋曰。先朝之盛時。既不及見。將來之太平。又恐難期。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此千古遭亂之君子。所共傷也。不然。茫茫之感。悠悠之詞。何人不可用。何處不可題。豈知子昂幽州之歌。卽阮公廣武之歎哉。

總辨阮嗣宗陳正字被謗之誣

山陽潘四農名德輿著養一齋詩話曰。人之與詩。有宜分別觀者。文人不修小節。其詩不妨節取。若阮籍之黨司馬昭而作勸晉王牋子昂諂武曌而上書請立武氏九廟。皆事關君國。黨逆賊名教所不容。吾嘗

取籍詠懷八十二首。子昂感遇三十八首。反覆之皆歸於黃老。其志廓而無稽。其意晦而不明。荒唐隱晦。專爲避禍起見。尙不及嵇中散之樸直。何論陶彭澤哉。或謂杜子美過陳拾遺故宅詩曰。位下何足傷。所貴者聖賢。同時英俊人。皆秉輔佐權。千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編。少陵推其忠義。子奈何議之。曰。子昂之忠義。忠於武氏者也。猶之嗣宗之忠於司馬氏也。以上潘氏說。烏乎潘氏之不學不仁。豈至此哉。三國志世說言。司馬文王使人求嗣宗女爲子昭婦。嗣宗一醉六十日。使者不能致命而返。又言魏廷諸臣欲勸司馬文

王受九錫無人譏表使人索嗣宗嗣宗竟日酣飲使者終不退嗣宗知勢不中止援筆一揮而就詞旨俊拔莫不歎服其表末大意謂成大功者不在小節公旣任大責重何不東取吳西取蜀然後朝服濟江追巢許於箕山何必今日勤勤於小讓其詞可謂嬉笑怒罵使司馬師服其義而又不能加罪可謂命世之才故世說文王嘗謂人言某人至慎此何足言惟阮嗣宗終日談論言皆元遠未嘗臧否人物真至慎也是嗣宗之以酒自晦全性命於亂世所謂邦無道危行言孫者乃謂其不及中散是欲均以非薄湯武之

詞爲暴虎馮河之一擲乎亦必令如孔北海之傲慢  
取禍家國兩敗乎嵇阮皆不仕非魏臣原無死節之  
義及其登廣武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則其  
胸中不可一世了然言下矣況司馬求其女爲子昭  
婦但一允諾卽他日之皇后也六十日以死拒卒得  
免汚於賊黨而尙誣其黨於司馬氏天良安在哉且  
譖其拒婚之情與廣武之歎一字不提並其如何勸  
表之詞亦一字不提是明知故昧必欲使古人不得  
爲完人而後已吾不知潘氏何心也

至於陳子昂文集其上疏諫武氏前後五疏均載在

通鑑而其請保全唐宗室一疏尤言人所不敢言惟  
其請興明堂大學一疏乃上於高宗之世何嘗有請  
立武氏九廟之事乎子昂文集具在唐書通鑑具在  
並非假書潘氏能以一手掩萬世之目乎若謂其忠  
爲忠於武氏則狄梁公亦忠於武氏非忠於唐乎且  
既忠於武氏何以不進一階反放棄歸蜀死於縣令  
之手況杜陵之表章服膺於子昂不但過拾遺故宅  
一詩也其送梓州李使君云遇害陳公殯於今蜀道  
憐君行射洪縣代我一潛然冬到金華山觀云陳公  
讀書堂石柱仄青苔悲風爲我起激烈傷雄才此皆

表其忠義致死之實據乃潘氏於子昂之何以死與在朝五疏所陳何事一字不提而獨誣以子虛烏有之請立九廟疏是尙得爲有人心者乎總之潘氏作詩話力媚李杜而太白有附永王璘流貶夜郎之事欲爲回護而無表幽雪枉之才具詳太白詩箋下遂將其事之相類者苛刻求之以抑彼而申此不知詩與人判然冰炭者古今自有數人潘岳之附賈后造僞書陷愍懷太子而詩則遠出陸機之上一也楊素之弑逆窮凶極惡而詩則高古如有道之士二也楊廣罪通於天而詩則在諸帝王中駕出唐太宗靡體之上三

也乃潘氏一字不提豈其於史學詩學見覽甚狹乎至閩縣林昌彝者作射鷹樓詩話於潘氏說不爲鳴鼓之攻反爲隨聲之和又造爲王安石子雱死立其墓碣曰亞聖王雱之墓吾又不知其出何典記也介甫題子雱祠堂詩有云一日鳳鳥去千秋梁木摧措阮詞誠謬然若林氏所誣造墓碣則子虛烏有也阮陳二公詩先君所箋確警詳備凡潘氏所誣者已在前箋之中但潘說近出箋後恐來學尙爲所誤爰更痛闢附於箋末讀者詳焉陳廷經謹識

誰闢壠外築末萌青精砾劍或盈蘚

誰  
中日春  
道出接雙恩來  
燒向  
更  
朝  
二  
余  
於  
謀  
而  
鑿  
輪  
凡  
蜀  
天  
祖  
香  
白  
玉  
姑  
姑  
林  
天  
祖  
鑿  
墓  
限  
于  
祖  
高  
妙  
子  
一  
日  
鳳  
鳥  
走  
于  
林  
木  
林  
計  
其  
自  
通  
王  
復  
之  
矣  
又  
欲  
計  
鑿  
文  
味  
又  
欲  
錄  
王  
文  
不  
寒  
孤  
至  
閩  
林  
昌  
黎  
古  
朴  
懷  
寶  
斯  
誰  
外  
都  
天  
瑞  
不  
遇  
想  
也  
故  
而  
不  
時  
豈  
其  
欲  
也  
詩  
員  
良  
友  
林  
也

張九齡詩箋

史遷有言詩三百篇大抵仁聖賢人發憤之所爲作也至唐曲江以姚宋之相業兼燕許之文章詩人遭遇於斯爲盛所謂不平之鳴有託之作宜若無有焉此雜詩感遇諸篇所以櫛重千秋珠還合浦也今觀集中自應制酬酢諸什外類皆去國以後澤畔之行吟湘累之忠愛特以象超聲色之表神出古異之餘有德之言知味者希焉故知金鑑之錄蚤賡明良羽扇之賦晚託騷怨鰐虬千里之聲鶻鶻三年之訴詩三百篇洵仁聖賢人發憤之所爲作矣要之射洪嗣

響阮公振李杜之先聲曲江淵源彭澤啓王韋之雅操先正明清端推二妙至於意匠心聲導情輔性則必以尙論逆志爲其歸

感遇十二首

此及雜詩詠史等篇皆罷相謫荊州長史後作也本傳稱其以直道見黜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娛在郡數載益修忠悃又徐浩作碑銘稱其學究精義文參微旨或有興託或有諷諫後之作者所鑽仰焉知此者可與讀感遇諸詩

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欣欣此生意自爾爲佳節誰知

林棲者聞風坐相說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拆

箋曰君子自修之初志也楚詞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予情其信芳韓愈猗蘭操不采而佩於蘭何傷士不爲遇主而修行故亦不因捐廢而隕穫

幽林歸獨臥滯慮洗孤清持此謝高鳥因之傳遠情日夕懷空意人誰感至精飛沈理自隔何所慰言誠

干卦箋曰幽林歸獨臥謂郡齋閒居之時下篇屢有懷鄉豈不思歸語知此時未還里也洗慮孤清明臣心如止水馬首持謝高鳥寄媒勞於鳩皇此意終虛精感誰應飛者詎知沈者之情何以自慰哉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

又不寤此之謂也

魚游樂深池。鳥棲欲高枝。嗟爾蜉蝣。亦何爲。有生  
豈不化。所感奚若斯。神理日微滅。吾心安得知。浩歎楊朱。  
子徒然泣路歧。

箋曰。君子小人。取舍異趨。物各有性。不可強焉。魚游  
鳥棲。各適高深之樂。蜉蝣旦夕。曾無甯息之時。孰非  
大造之化生。胡爲感氣之殊絕。吾安知神理之所由。  
哉。公與林甫。仙客其始。相背異趨。後遂好惡殊性。朱  
泣路歧。非以此乎。

孤鴻海上來。池潢不敢顧。側見雙翠鳥。巢在三珠樹。矯矯

珍木巔得無金丸懼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今我游冥  
冥弋者何所慕

自箋曰公被謫後有詠燕詩云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  
猜卽此旨也孤鴻自喻雙翠鳥喻林甫仙客患得則  
營珠樹之巢患失則懷金丸之懼顧忌愈多用心良  
苦矣千人所指無病而死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我苟  
無所戀何患人圖哉楊雄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篡  
焉篡取也後漢書逸民傳注宋衷曰篡一作慕又法  
言注云篡故書作慕

吳越數千里夢寐今夕見形骸非我親衾枕卽鄉縣化蝶

猶不識川魚安可羨海上有仙山歸期覺神變

箋曰身在江湖之上神游魏闕之下孰謂君門萬里

不邇若咫尺哉形骸非我親身非已有也衾枕卽鄉  
縣寢食不忘也實因殉國之忠幾忘是身是蝶豈有  
寵利之慕臨淵羨魚哉譬聞海上仙山不覺神變雖  
不能至然心嚮往之矣

西日下山隱北風乘夕流燕雀感昏旦簷楹呼匹儔鴻鵠  
雖自遠哀音非所求貴人棄疵賤下士嘗殷憂眾情累外  
物怒己忘內修感歎長如此使我心悠悠

箋曰歎時無遠慮必有近憂也燕雀所知者旦夕朋

莫士侶之情。鴻鵠遠志者。豈徒稻粱之謂。在上不知微賤  
之疾苦。則嫠緯益屢。王室之殷憂矣。所以然者。眾人  
累於外役。則利令智昏。哲士中無私係。則情恆遠照。  
也。

江南有丹橘。經冬猶綠林。豈伊地氣暖。自有歲寒心。可以  
薦嘉客。奈何阻重深。運命唯所遇。循環不可尋。徒言樹桃  
李。此木豈無陰。

趙不箋曰。公守郡日。嘗作荔枝賦。有云。夫其貴可以薦宗  
禾日廟。其珍可以羞王公。亭十里而莫致。門九重兮曷通。  
山五嶠兮白雲。江千里兮青楓。何斯美之獨遠。嗟爾

命之不工。每被銷於凡口。罕獲知於貴躬。

永日徒離憂。臨風懷蹇修。美人何處所。孤客空悠悠。青鳥  
跋不至。朱鼈誰云浮。夜分起躡躅。時逝曷淹留。

箋曰。楚辭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而爲理。王逸

注。蹇修古賢臣使爲媒理也。陶淵明讀山海經詩。我

欲因青鳥。具向王母言。阮籍詠懷詩。朱鼈躍飛泉。夜

飛過吳洲。

呂覽體水之魚名曰  
朱鼈六足有珠百琲。

抱影吟中夜。誰聞此歎息。美人適異方。庭樹含幽色。白雲  
愁不見。滄海飛無翼。鳳凰一朝來。竹花斯可食。

漢上有游女。求思安可得。袖中一札書。欲寄雙飛翼。冥冥

愁不見耿耿徒緘憶紫蘭秀空蹊皓露奪幽色馨香歲欲晚感歎情何極白雲在南山日暮長太息

鳳安箋曰二章皆臨風懷塞修之旨公嘗有詩序云忝官閨門二十年盡在內職及任爲郡常積戀因賦詩曰江流去朝宗晝夜茲不舍仲尼在川上子牟存闕下聖達有由然孰是無心者愛禮誰爲羊戀主吾猶馬感初時不載思奮翼無假閑宇常自閉沈心何用寫攬衣步前庭登陴臨曠野白水生迢遞清風寄瀟灑願言采芳澤終朝不盈把以賦證比忠愛宛然我有異鄉憶宛在雲溶溶憑此目不覩要之心所鍾但欲

附高鳥安敢攀飛龍至精無感遇悲惋填心胸歸來叩寂  
冥人願天豈從

箋曰此與前第二章同旨而意更切願附高鳥遺飛  
音於天門豈敢攀龍希光寵於雲路君子行道非求  
位也楚詞命靈氛爲予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卽人  
願天豈從之謂也

閉門跡羣化憑林結所思嘯歎此寒木疇昔乃芳蕤朝陽  
鳳安在日暮蟬獨悲浩思極中夜深嗟欲待誰所懷誠已  
矣旣往不可追鼎食非吾事雲仙嘗我期胡越方杳杳車  
馬何遲遲天壤一何異幽默臥簾帷

箋曰。末乃絕望而自寬之詞。昔日芳蕤曾棲朝鳳。今  
蒞寒木徒悲暮蟬。運謝既然人事亦爾。言念及此。尚  
望桑榆之收其可待乎。已矣往矣。非吾事矣。可以赴  
吾遐舉之夙期矣。不然何以渺渺天涯。遲遲軒車至。  
今曾不我顧哉。子輿出畫尼山。望魯千載。此情彷彿  
遇之。

雜詩五首

前十二章愛君戀國之思。此五章守正疾邪之志。  
孤桐亦胡爲百尺傍無枝。疎陰不自覆。修幹欲何施。高岡  
地復迥。弱植風屢吹。凡鳥已相噪。鳳凰安得知。

箋曰。自言其守道自愚也。曰亦胡爲。曰不自覆。曰欲何施。曰地復迴。曰風屢吹。曰安得知。皆自憫自怪之詞。楚詞不撫壯而棄穢兮。胡不改乎此度。予固知謇譽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蘿蔔必有託。風霜不能落。酷在蘭。將蕙甘從葵。與藿運命雖爲宰。寒暑自回薄。悠悠天地間。委順無不樂。

箋曰。前四語況他人。後四語自述小人之託於人主。猶蘿蔔之託於高林。盤據深固。惟恐受侵。彼蓋懲蘭蕙之易摧。故甘從葵藿之苟全也。雖然。寒暑回薄。無往不復。大威將至。不可以爲巧。何如守正順命者之。

無往不復哉。公嘗獻白羽賦云。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云。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良辰不可遇。心賞更蹉跎。終日塊然坐。有時勞者歌庭前。攬芳蕙。江上託微波。路遠無能達。憂情空復多。

朱固箋曰。文選注引韓詩內傳云。飢者歌食。勞者歌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洛神賦。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以通辭。

湘水弔靈妃。斑竹爲情緒。漢水訪游女。解佩欲誰與。同心不可見。異路空延佇。浦上青楓林。津傍白沙渚。行鑒至落日。坐望祇愁予。神物亦豈孤佳期。定何許。

箋曰鮑照贈故人詩曰雙劍將離別先在匣中鳴烟雨交將夕從此遂分形雌沈吳江裏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關有崇局一爲天地別豈直恨幽明神物終不隔千祀儻還并章末用此

木直幾自寇石堅亦他攻何言爲用薄而與膏火同物類有固然誰能取徑通纖纖良田草靡靡唯從風日夜沐甘澤春秋等芳叢生性苟不天香臭誰爲中道家貴至柔儒生何固窮始終行一意無乃過愚公坐首章同旨木直石堅四句卽所謂儒生何固窮也纖纖良田草四句卽所謂道家貴至柔也物

類二句言物各有本性誰能邪曲以通他人之情乎  
生性二句言受命苟不得天縱有馨香亦何能中人  
之意也古人香臭通用易曰其臭如蘭是也中猶中程之中此詩正言若反公

有在郡秋懷詩云蘭艾苟不分安用馨香爲又登荆  
州城樓詩云直似王陵蕙非如甯武愚皆同斯旨

### 登古陽雲臺

庭樹日衰颯風霜未云已駕言遣憂思乘興求相似楚國  
茲故都蘭臺有餘址傳聞襄王世乃立巫山祀方此全盛  
時豈無婵娟子色荒神女至魂蕩宮觀啓蔓草今如積朝  
雲爲誰起

箋曰此與下樊妃墓篇皆在荊州一時所作蓋慨武惠妃之詞也公拒武惠妃傾東宮援壽王之謀而林甫潛輸諛媚于是內外萋斐遂不安位而去故首云駕言遣憂思乘興求相似明寄託也方此全盛時豈無嬪娟子思得賢淑以佐其君也

郢城西北有大古冢數十觀其封域多是楚時諸王而年代久遠不可復識惟直西有樊妃冢因後人爲植松柏故行路盡知之爲賦詩曰

蘋藻生南澗蕙蘭秀中林嘉名有所在芳氣無幽深楚子初逞志樊妃嘗獻箴能令更擇士非直罷從禽舊國皆湮

沒先王亦莫尋。唯傳賢媛隴猶結後人心。牢落山川意蕭疏。松柏陰破牆時直上。荒徑或斜侵。惠問終不絕。風流獨至今。千春思窈窕。黃鳥復哀音。

箋曰：上章末云：蔓草今如積，朝雲爲誰起。此章云：惟傳賢媛隴，猶結後人心。彼此相形知爲一時感事所作。烈女傳：楚莊王好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聽朝罷晏，姬問其故，王曰：與賢臣虞邱子語也。姬笑曰：虞邱子相楚十一年，未嘗進賢退不肖，可以爲賢乎？于是虞邱子進孫叔敖，三年而楚霸。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

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此詩蓋感武惠妃之事不然。荆楚古蹟如林。何獨寄慨樊姬耶。

詠史一首

大德始無頗。中智是所是。居然已不一。況乃務相詭。小道致泥難。巧言因萋毀。穰侯或見遲。蘇生得陰揣。輕旣長沙傅。重亦邊郡徙。勢傾不幸然。蹟在胡甯爾。滄溟所爲。大江漢。日來委澧水。雖復清魚鼈。豈游此。賢哉有小白。讐中有管氏。若人不世生。悠悠多如彼。

箋曰。此章專刺林甫之媚嫉也。首六句言其變亂自

黑以似是而非之言眩惑主聰也史記范雎從王稽入秦道遇穰侯乃匿車中既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而見事遲嚮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此必悔之於是下車走行十餘步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范雎後說昭王卒逐穰侯而奪其相位此以喻己之見事遲而爲林甫之陰揣所陷也蘇生蘇秦也滄溟無所不納小水不容魚鼈喻君子以大度受欺小人苟察不容一物睚眦不合則陰擠死排終身讐之而後已欲望以古人釋憾用賢之風豈可得哉

在郡秋懷二首高妙寂寥報子思寥落同人昧官知

秋風入前林。蕭瑟鳴高枝。寂寞游子思。寤歎何人知。宦成名不立。志存歲已馳。五十而無聞。古人深所疵。平生去外飾。直道如不羈。未得操割效。忽復寒暑移。物情自古然。身退毀亦隨。悠悠滄江渚。望望白雲涯。露下霜且降。澤中草離披。蘭艾若不分。安用馨香爲。

箋曰。公有荊州作一首云。進士苟非黨。免相安得羣。

眾口金可鑠。孤心絲共夢。卽此身退毀。亦隨之旨也。

公薦周子諒爲御史。子諒劾牛仙客。語援讞書被罪。

庭蕪生白露。歲候感遐心。策蹇慚遠途。巢枝思故林。小人公亦坐貶。故荊州詩云云。蓋當時以此毀公。

恐致寇。終日如臨深魚鳥。好自逸池籠安所欽。挂冠東都門。採蕨南山岑。議道誠愧昔覽分。還愜今撫然憂成老空爾白頭吟。

箋曰。荊州作次首云。胡爲復惕息傷鳥。畏虛彈。卽此恐致寇如臨深之旨也。此二章本無煩箋解。取之以見公去位守郡後心事。亦以賦證比耳。

賦得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  
箋曰。知感遇十二詩。則知此詩矣。後人無病效顰能無媿乎。

目

序

詩

賦

比

興

周公之子

安德王

周

周自貞女

周自貞女

周

周。紂。康。留。山。界。南。北。韓。留。首。寶。人。遵。公。之。不。好。往。來。不。見。不。知。不。見。不。知。

王維詩箋

偶然作

日夕見太行沈吟未能去問君何以然世網嬰我故小妹  
日成長兄弟未有娶家貧祿既薄儲蓄非有素幾回欲奮  
飛踟躕復相顧孫登長嘯臺松竹有遺處相去詎幾許故  
人在中路愛染日已薄禪寂日已固忽乎吾將行甯俟歲

云暮

趙女彈箜篌復能邯鄲舞夫婿輕薄兒鬪雞事齊主黃金  
買歌笑用錢不復數許史相經過高門盈四牡客舍有儒  
生昂藏出鄒魯讀書三十年腰下無尺組被服聖人教一

生自窮苦

箋曰前章見朝政之日非思歸隱而未能也後章刺雞神童之寵倖而賢材遺棄與太白詩同旨

西施詠

豔色天下重西施甯久微朝爲越谿女暮作吳宮妃賤日  
豈殊眾貴來方悟稀邀人傅香粉不自著羅衣君寵益嬌  
態君憐無是非當時浣紗伴莫得同車歸持謝鄰家子效  
顰安可希

箋曰吳脩齡喬園爐詩話曰唐人詩意不必在題中  
如右丞息夫人詩云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

滿眼淚不共楚王言使無稗說載其爲甯王奪餅師  
妻作後人何從知之可見西施詠之君寵益嬌態君  
憐無是非當爲李林甫楊國忠韋堅王鉉輩寵倖而  
作

無畏夫當爲李林甫歎國忠草聖王擒輩竄幸而  
被逐勞人呼冤朕之可見西涼有女昔齋盜微愆  
詔誅賊入共挾王吉幹無聊斯遠其後贈王在韻而

儲光羲詩箋

賄大唐詩話光羲有汚祿山僞命之謗然考新唐書藝  
上本文志儒家類儲光羲正論十五卷兗州人開元進士  
大同詔試中書文章厯監察御史安祿山反陷賊自歸藝  
王曰文志又有從賊中詣行在日記一卷儲光羲撰則光  
羲醜義己自拔賊中從亡靈武與杜少陵之麻蹊謁帝大  
昔王節相同從未有表而出之者可勝歎哉與皮日休之  
題字尊崇孟韓而受降黃巢之謗同一不幸也

土山述華清宮

讀賦齊首見韻拾比類遺韻韻通於天策  
上在蓬萊宮莫若居華清朝朝禮元闔日日聞體輕大聖

不私己精禋爲羣氓

上出蓬萊時六龍儼齊首長道舒羽儀形雲映前後天聲  
殷宇宙真氣到林藪

昔在軒轅朝五城十二樓今我神泉宮獨在驪山陬羣芳  
趣順動百辟隨天游

正月開陽和通門緝元化穆穆眸容歸豈爲明燈夜高山  
大風起肅肅隨龍駕想望秦嶺史安新山又聞烟雨  
上林神君宮此地卽明庭山開鴻濛色天轉招搖星三雪  
報大有孰爲非我靈再訪新山賦命文悲然落淚

箋曰詩諷求仙不如勤民觀燈游宴不如親政也今

人但知儲王田家詩。豈知其古穆深厚。駿淫漢魏。有  
若此耶。

告出頭

人財財富王田案清豈厭其古物彩更疑金美腰袋

王昌齡詩箋

古意

奸雄乃得志，遂使羣心搖。  
赤風蕩中原，烈火無遺巢。一人  
計不用，萬里空蕭條。

箋曰：龍標七言絕句有塞上曲云：秦時明月漢時關。  
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此所謂一人計不用，卽彼詩之龍城飛將也。其指  
王忠嗣乎？忠嗣身佩四節，控制萬里爲國長城，數上  
言祿山有異志，使明皇用其言，則漁陽之禍不作。故  
詩歎邊臣之用舍，關天下之安危也。旗亭畫壁傳誦

千古但知賞其音調亦有能言其旨趣者乎。

王昌齡長安曲  
長安回望宮門遠萬里黃雲長健羣  
白道風晴一人行不思瞻步輞文蕭何筆  
遙里吳王人未識財貳楚秦懷古不遺  
萎日蕭何才自取山中雨云秦相臣良苦  
情不用苦里空懷愁

張翰氏畧古文史羣小辭赤風夢中亂燃火無歡果一人  
古意

高適詩箋

燕歌行

并序

開元二十六年客有從御史大夫張公出塞而還者作燕歌行以示適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撻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鐵騎憑陵雜風雨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草肥孤城落日鬪兵稀身當恩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筋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

腸征人薊北空回首邊庭飄颻那可度絕域蒼茫無所有  
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相傳白刃雪紛紛死  
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

箋曰題序云開元二十六年客有從御史大夫張公  
出塞云云則非泛詠邊塞也唐書張守珪爲瓜州刺  
史完修故城版築方立虜奄至眾失色守珪置酒城  
上會飲作樂虜疑有備引去守珪因縱兵擊敗之故  
有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之句然其時  
守珪尙未建節此詩作於開元二十六年建節之時  
或追詠其事抑或刺其末年富貴驕逸不恤士卒之

詞均未可定。要之觀其題序，斷非無病之呻也。



李白詩箋

古風二十八首

詩有必箋之而後明者嗣宗詠懷子昂感遇是也有  
必選之而始善者太白古風是也夫才役乎情者其  
色耀而不浮氣帥乎志者其聲肆而不蕩不浮故感  
得深焉不蕩故趣得永焉世誦李詩惟取邁逸才耀  
宮音則情竭氣慄則志流指事淺而易窺攬臆徑以傷盡  
人榮致使性情之比興盡掩於游僊之陳詞實末學之少  
艷辭別裁非獨武庫之有利鈍也古風五十九篇今箋其  
半彬彬乎可以興可以觀焉詩不云乎參差荇菜左

右筆之又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蟾蜍薄太清。蝕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遂淪沒。  
蟠螭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霏。  
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桂蠹花不實。天霜下嚴威。  
沈歎終永夕。感我涕沾衣。

箋曰蕭士贊曰此傷王皇后之廢也月后象日君象  
蟾蜍蟠螭喻武惠妃讒后而惑帝也王皇后亦以巫  
蠱廢與漢武陳后同故用長門宮事王皇后無子明  
皇廢后詔有天命不祐華而不實之語故詩亦用之  
也王后撫下有恩後宮思慕當時王諲賦翠羽帳以

諷帝亦猶太白此篇之旨。肅宗寶應九年追復后號。  
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淫樂心不極雄豪安足論西海  
宴王母北宮邀上元瑤水聞遺歌玉杯竟空言靈迹成蔓  
草徒傷千載魂。

箋曰刺明皇荒淫怠廢政事也若如蕭注謂譏求仙  
則不當有淫樂心不極之語王母上元皆寓女寵瑤  
池玉杯盛陳宴樂空言徒迹則歎萬幾曠廢朝政荒  
蕪也未知其指武惠妃歟楊妃歟斯謂主文而謫諫  
于言之者無罪

秦王按寶劍赫怒震威神逐日巡海右驅石駕滄津徵卒

空九寓作橋傷萬人但求蓬島藥豈思農扈春力盡功不  
贍千載爲悲辛。

箋曰左傳九扈爲農正此刺好大務遠而不勤恤民  
隱也。

殷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夷羊滿中野荼蕘盈高門比干  
諫而死屈平竄湘源虎口何婉變女蘷空蟬媛彭咸久淪  
沒此意誰與論

箋曰此歎明皇拒直諫之臣張九齡周子諒俱斥竄  
死也國語商之亡也夷羊在牧韋昭注夷羊神獸商  
之將亡見於牧野史記秦二世拜叔孫通爲博士諸

一百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吾幾不脫於虎口  
秦王埽六合虎視何雄哉飛劍抉浮雲諸侯盡西來明斷  
自天啓大略駕羣才收兵鑄金人函谷正東開銘功會稽  
嶺騁望瑯琊臺刑徒三十萬起土驪山隈尙采不死藥茫  
然使心哀各本此下尙有連弩射海魚長鯨正崔嵬額鼻象五嶽揚波噴雲雷鬚鬚蔽青天何由覩蓬萊徐市載秦女樓船幾時回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十句今節去之似較蘊藉

箋曰此亦刺明皇之詞而有二意一則太白樂府中  
所謂窮兵黷武有如此鼎湖飛龍安可乘二則人心  
苦不足周穆秦漢同一轍也

戰國何紛紛兵戈亂浮雲趙倚兩虎鬪晉爲六卿分姦臣

欲竊位樹黨自相羣果然田成子一旦殺齊君。

箋曰此卽遠別離篇權歸臣兮鼠變虎之意內倚權  
相外寵騎將卒之國忠祿山兩虎相鬪遂致漁陽之  
禍

蓐收肅金氣西陸弦海月秋蟬號堦軒感物憂不歇良辰。  
竟何許大運有淪忽天寒悲風生夜久眾星沒惻惻不忍  
言哀歌逮明發

箋曰遠別離篇我縱言之將何補皇天竊恐不鑒予  
秦王之衷誠卽此意也

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隱隱五鳳樓峨峨橫山川王侯

象星月賓客如雲煙鬪雞金宮裏蹴踘瑤臺邊舉動搖白  
日指揮回青天當途何翕忽失路長棄捐獨有揚執戟閉  
關草太元

空大箋曰唐自武德初至天寶十四載凡百四十年此極  
言其盛以憂其亂也當途失路二語言權勢之人附  
者升青雲忤者委溝渠是以知幾之士杜門潛隱

代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性情有所習土風固其然昔別  
雁門關今戍龍庭前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蟻蝨生虎  
鷁心魂逐旌旃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誰憐李飛將白  
首沒三邊

箋曰此傷王忠嗣也忠嗣兼河西隴右河東朔方節度使仗四節制萬里屢破突厥吐番吐谷渾李林甫忌其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因事構陷幾死賴哥舒翰力救乃貶漢陽太守而卒故悲其功高不賞忠誠莫諒也

胡關饒風沙蕭索竟終古木落秋草黃登高望戎虜荒城空大漠邊邑無遺堵白骨橫千霜嵯峨蔽榛莽借問誰凌虐天驕毒威武赫怒我聖皇勞師事鼙鼓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三十六萬人哀哀淚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不見征戍兒豈知關山苦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

箋曰刺黷武也安祿山以六萬兵沒於契丹哥舒翰  
攻石峰堡死者數萬李牧今不在思王忠嗣也忠嗣  
嘗言平世爲將以安邊爲務不肯疲中國以邀功見  
可勝乃興師故出必有成自忠嗣讒死而邊人塗炭  
矣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喧呼救邊急羣鳥皆夜鳴白日  
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借問此何  
爲答言楚徵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怯卒非戰士炎  
方難遠行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  
無聲困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千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

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箋曰唐書南詔本烏蠻別種天寶中冊爲雲南王因  
雲南太守張虔陀激變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之  
以兵八萬人敗沒於瀘川楊國忠掩其敗不以實聞  
更使以十萬兵討之復敗沒先後喪師二十萬人集  
中書懷贈常贊府詩云雲南五月中頻喪渡瀘師毒  
草殺漢馬張兵奪雲旂至今西洱河流血擁僵屍將  
無七擒略魯女惜園葵咸陽天下樞累歲人不足雖  
有數斗玉不如一盤粟與此篇同旨

王忠嗣忠嗣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奈何

青雲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方知黃鶴舉千里。獨徘徊。

箋曰刺不養士求賢也。天寶之末宰臣媚嫉林甫賀野無遺賢國忠非私人不用廟堂惟聲色是娛而天地否賢人隱矣。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路逢鬪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

箋曰賈昌以鬪雞爲五百小兒長從明皇東封乘傳治父喪金帛日賜其家號雞神童見陳鴻東城父老

傳

碧荷生幽泉。朝日豔且鮮。秋花冒綠水。密葉羅青煙。秀色空絕世。馨香竟誰傳。坐看飛霜滿。凋此紅芳年。結根未得所。願託華池邊。

大車箋曰。君子履潔懷芳。何求於世。然而未嘗忘意。當世者懼盛年之易逝。而思遇主以成功名也。

孤蘭生幽園。眾草共蕪沒。雖照陽春暉。復悲高秋月。飛霜早澌澌。綠豔恐休歇。若無清風吹。香氣爲誰發。  
大車箋曰。在野不能自拔。雖蒙主知。已被眾忌。若無當位之人。披拂而吹噓之。雖有德馨。何由自達哉。此自傷。

遇主被讒孤立莫援也

羽族稟萬化。小大各有依。周周亦何辜。六翮掩不揮。願銜眾禽翼。一向黃河飛。飛者莫我顧。歎息將安歸。

李箋曰。野有憂國之人。朝無用賢之相。

鳳饑不啄粟。所食惟琅玕。焉能與羣雞。刺蹙爭一餐。朝鳴崑邱樹。夕飲砥柱湍。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歎。

青春箋曰。徒懷知遇之感愧。無國士之報。

綠蘿紛歲麌。繚繞松柏枝。草木有所託。歲寒尙不移。奈何天桃色。坐歎葑菲。詩玉顏豔紅彩。雲髮非素絲。君子恩已

畢賤妾將何爲

箋曰受知被謗君恩不終與孤蘭篇同旨

青春流驚湍朱明驟回薄不忍看秋蓬飄揚竟何托光風  
滅蘭蕙白露洒葵藿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

箋曰楚詞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又云老  
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桃李開東園含笑誇白日偶蒙東風榮生此豔陽質豈無  
佳人色但恐花不實宛轉龍火飛零落早相失詎知南山  
松獨立自蕭瑟

箋曰言榮遇無常君子思獨立也張協七命龍火西

頽李善注云漢書東宮蒼龍房心爲火故曰龍火也言七月流火秋氣至而華葉落矣

以上諸章多感時思遇之意以下諸章則避亂遠舉之思蓋古風諸篇半作於天寶之前半作於天寶以後說者多混故以類從而分箋之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榮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白日掩徂輝浮雲無定端梧桐巢燕雀枳棘棲鴛鴦且復歸去來劍歌行路難  
倚劍登高臺悠悠送春目蒼榛蔽層邱瓊草隱深谷鳳鳥鳴西海欲集無珍木鶩斯得所居蒿下盈萬族晉風日已

頽途窮方慟哭

八荒馳驚飆。萬物盡凋落。浮雲蔽頽陽。洪波振大壑。龍鳳脫網罟。飄颻將安託。去去乘白駒。空山詠場藿。

箋曰此皆天寶亂作以後無志用世而思遠逝之詞。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采芳桂枝。反棲惡木根。所以  
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爭飛奔。歸來廣成子。出入無窮門。

三季分戰國。七雄成亂麻。王風何怨怒。世道終紛拏。至人洞元象高舉。凌紫霞。仲尼欲浮海。吾祖之流沙。聖賢共淪沒。臨歧胡咄嗟。

元風變太古。道喪無時還。擾擾季葉人。雞鳴趨四關。但識  
金馬門。誰知蓬萊山。白首死羅綺。笑歌無時閒。綠酒灑丹  
液。青娥凋素顏。大儒揮金椎。琢之詩禮間。蒼蒼三珠樹。冥  
目焉能攀。

箋曰。三章皆疾末世而思古人。鄙榮利而懷道德。骨  
氣高奇。頗近射洪阮公。世人讀古風者。但取遊仙飄  
渺。逸之詞哀懷不繫耳。

西嶽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霓裳  
曳廣帶。飄拂升天行。邀我登雲臺。高揖衛叔卿。恍恍與之  
去。鴛鴦凌紫冥。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

狼盡冠纓

鄭客西入關。行行未能已。白馬華山君相逢。平原里璧遺  
鎬池。公明年祖龍死。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  
源。千春隔流水。

箋曰。皆遯世避亂之詞。託之游仙也。古風五十九章。  
涉仙居半。惟此二章差有古意。則詞含寄託故也。世  
人本無奇臆。好言升舉。雲離鶴駕。翻成土苴。太白且  
然。況觸目悠悠乎。其餘不選。尙三十一章。試取讀之。  
金馬可以悟焉。又如太白登泰山詩五首。以爲嚴重之題。  
必有奇作。乃首遇仙雷同。淺率於泰山毫無交涉。

乃知山水詩貴沈著刻畫宜康樂不宜太白也

擬古十二首

青天何厯厯。明星如白日。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銀河無鵲橋。非時將安適。閨人理紈素。游子悲行役。瓶水知冬寒。霜露欺遠客。客似秋葉飛。飄颻不言歸。別後羅帶長愁寬。去時衣乘月。託宵夢。因之寄金微。

箋曰此被放以後懷主之思故寄言別後託情怨曠也新唐書地理志羈縻州有金微州隸振武軍

運速天地閉。胡風結飛霜。百草死。冬月六龍頽西荒。太白出。東方彗。星揚精光。鴛鴦非越鳥。何爲眷南翔。惟昔鷹將

犬今爲侯與王得水成蛟龍爭池奪鳳凰北斗不酌酒南箕空簸揚

箒曰胡風飛霜彗星太白是漁陽已叛之後鴛鴦非越鳥何爲眷南翔蕭士贊謂指永王璘本帝胄胡爲不勤王討賊而流連江淮是也鷹犬侯王謂行伍立功之將南箕北斗有強藩擁兵之虛名集中永王東巡歌云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王遠道來諷其不急救中原而思割據也又云南風一埽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勸其破賊勤王立功也太白始於永王實望其匡獎王

室不料其中道披猖此詩殆見幾逃遁時所作乎尙欲誣以從叛毋乃懵於論古

涉江弄秋水愛此荷花鮮攀荷弄其珠蕩漾不成圓佳人彩雲裏欲贈隔遠天相思無由見悵望涼風前

去去復去去辭君還憶君漢水旣殊流楚山亦此分人生難稱意豈得長爲羣越燕喜海日燕鴻思朔雲別久容華晚琅玕不能飯日落知天昏夢長覺道遠望夫登高山化石竟不返

箋曰與首章比興同旨此皆惻悱無愧風人試取所刪八章並讀之可以悟焉

日東平反

日出東山日暮天。召費吳置鼓鼙。望夫登高山。此  
人歸音絕。豈知草色轉青青。誰日兼鶴思。暝雲限人容。華  
表大將士。去就逐風之。晉水渺。秦流缺。山亦出。令人空。  
珠玉藏。金玉盡。天清風急。乘由艮。君望南。風急急。

○正未足。木榮紅。春暖華。尚可乘其未。慕第不。如圓卦人。  
○發。臨恩資。楚世。沃。舊。竹。韻。古。○。而。人。長。在。朝。有。之。  
○空。不。時。其。一。承。效。昌。與。舊。賦。幾。幾。賦。韻。韻。於。之。

太白樂府箋

誦詩必逆其志固也。而樂府諸作次第不倫參差雜沓。如執郢書人得燕說則蔽又甚焉。今尋其所指別爲詮次爲天寶時事者居前天寶以往居後比物類情同條共貫庶異無病之詫復免馮臚之鑿。太白詩不離仙酒佳人三事。惟樂府不涉此習故知其用志所在。

君道曲

大君若天覆廣運無不至軒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本無二土校可成牆積

言上典卷  
德爲厚地

箋曰史記黃帝本紀舉風后力牧常先太鴻以治民  
列子黃帝召天老力牧太山稽案此言人君當與賢  
臣一心一德以成功業也明皇疏張九齡黜王忠嗣  
廷無將相之才國無磐石之固矣大地不讓土壤故  
能成其厚此蓋陳古以風之

春日行

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佳人當窗弄白日。絃  
將手語彈鳴箏。春風吹落君王耳。此曲乃是升天行。因出  
天池泛蓬瀛。樓臺蹙杳波浪驚。三千雙蛾獻歌笑。撾鐘攷

鼓宮殿傾萬物聚歌舞太平我無爲人自甯三十六帝欲  
相迎仙人飄翩下雲輶帝不去留鎬京安能爲軒轅獨在  
入窅冥小臣拜獻南山壽陛下萬古垂鴻名

箋曰此以王道諷求仙也不直譏求仙而曰帝不去  
留鎬京安能爲軒轅獨往入窅冥以反規荒廢萬幾  
之失明不如王道太平之可慕也孰謂太白不聞道  
但賦凌雲飄颻之氣者

夷則格上白鳩拂舞辭

吳拂舞曲有白鳩篇晉改爲白鳩篇亦名白鳩舞以其歌

鏗鳴鐘攷朗鼓歌白鳩引拂舞白鳩之白誰與鄰霜衣雪

春天也且舞

襟誠可珍。含哺七子能平均。食不嗟。性安馴。首農政。鳴陽春。天子刻玉杖。鏤形賜耆人。白鷺之白非純真。外潔其色心匪仁。闕五德。無司晨。胡爲啄我葭下之紫鱗。鷹鶻鷗鷺。貪而好殺鳳凰。雖大聖不願以爲臣。

箋曰。刺臣不仁也。鳴鳩潔白均平。如姚宋曲江賢相。則爲蒼生之福。鷙鷺貪而好殺。如林甫專位媚嫉。則爲善類之殃。以若人爲相臣。所謂子孫黎民亦曰殆哉者也。鳳君百鳥奈何用此敗類之臣哉。

上畱田行崔豹古今注上畱田地名也。其地有父母其兄漢相和歌瑟調之一也。

行至畱田孤墳。何崢嶸。積此萬古恨。春草不復生。悲風四邊來。腸斷白楊聲。借問誰家地。埋沒蒿里塋。古老向余言。言是上畱田蓬科馬鬣。今已平。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於此舉銘旌。一鳥死。百鳥鳴。一獸走。百獸驚。桓山之禽別離苦。欲去回翔不能。征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鷦鷯。西枝榮無心。之物尙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孤竹延陵讓國揚。名高風緬邈。頽波激清尺布之謠塞耳。不能聽。

箋曰。此傷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遇害之事也。武惠妃生壽王。瑁謀奪嫡。數讒構之。言有異謀。欲害己母。

子帝怒遂并廢爲庶人旋賜死城東驛天下冤之李  
林甫欲遂立壽王爲太子帝聽高力士言乃立忠王  
故有延陵孤竹讓國揚名參商胡乃尋天兵之語歲  
中惠妃病數見三庶人爲祟使巫祈請改葬訖不解  
遂死故有孤墳崢嶸埋沒蒿里及弟死兄不葬他人  
於此舉銘旌語也蕭士贊謂指永王璘之死殊非情  
事太白又有樹中草一篇云鳥銜野田草誤入枯桑  
裏客土植危根逢春猶不死草木雖無情因依尚可  
生如何同枝葉各自有枯榮又有山人勸酒篇述綺  
皓之事云歟起佐太子漢王乃復驚顧謂戚夫人彼

翁羽翼成其指惠妃壽王譖太子事益明矣

登高邱而望遠海

蕭士贊曰此題樂錄及解題並無前聞

登高邱望遠海六鼈骨已霜三山流安在扶桑半摧折白日沈光彩銀臺金闕如夢中秦皇漢武空相待精衛費木石黿鼈無所憑君不見驪山茂陵盡灰滅牧羊之子來攀登盜賊劫寶玉精靈竟何能窮兵黷武今如此鼎湖飛龍安可乘

萬里長城三軍盡喪  
左子箋曰黃帝治天下幾若華胥之國民享其利服其教故致乘龍上升之祥今秦皇漢武殺人開邊毒痛天下大傷上帝好生之德而欲己之長生得乎納約自

牖庶乎知道。

戰城南

漢鏡歌曲之一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葱河道。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匈奴以殺戮爲耕作。古來唯見白骨黃沙田。秦家築城避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然。烽火然不息。征戰無已時。野戰格鬪死。敗馬號鳴向天悲。烏鵲啄人腸。銜飛上挂枯樹枝。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爲。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箋曰陳古刺今此樂府之至顯者。

丁都護歌

古今樂錄丁都護歌者宋高祖時鼓城內史徐達妻作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

雲陽上征去。兩岸饒商賈。吳牛喘月時。拖船一何苦。水濁不可飲。壺漿半成土。一唱都護歌。心摧淚如雨。萬人鑿盤石。無由達江滸。君看石芒碭。掩淚悲千古。

故橋  
箋曰。天寶元年。江淮南租庸等使韋堅引漳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邱壘。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上幸。望春樓新潭賜名曰廣運詩。蓋陳疾苦以風其上。

上之回

亦漢銳歌曲之一

三十六離宮。樓臺與天通。閣道步行月。美人愁煙空。恩疏寵不及。桃李傷春風。淫樂意何極。金輿向回中。萬乘出黃

道干旂揚彩虹。前軍細柳北。後騎甘泉東。豈問渭川老。甯邀襄野童。但慕瑤池宴。歸來樂未窮。

箋曰。借漢武甘泉之幸。喻驪山荒宴之游也。無渭川襄野求賢訪道之情。但耽王母瑤池華清湯泉之樂。蕭士贊謂譏求仙膚末矣哉。

烏棲曲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銜半邊日。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

箋曰。詩東方明矣。刺晏朝也。反言若正國風之流。

楊叛兒

樂錄。楊叛兒本云楊婆兒。語之譌轉也。齊隆昌時，楊是爲太后所寵，故童謡如此。

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  
何許最關情？烏啼白門柳，  
烏啼隱楊花。  
君醉留妾家，博山爐中沈香火。  
雙煙一氣凌紫霞。  
箋曰：詩中楊花與其篇題皆寓其姓也。  
君醉留妾家，寄其旨也。  
香化成煙，凌入雲霞，而雙雙一氣不少變。  
散兩情固結深矣。  
其寓長生殿七夕之誓乎。

古朗月行

蕭士贊曰：樂府遺聲。時景二十五曲中，有朗月子，又鮑照朗月行。

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  
又疑瑤臺鏡，飛在白雲端。  
仙人垂兩足，桂樹作團圓。  
白兔搗藥成問言：誰與餐蟾蜍？  
蝕圓影，大明夜已殘。  
羿昔落九烏，天人清且安。  
陰精此淪惑去。

去不足觀憂來其如何悽愴摧心肝

箋曰憂祿山將叛時作月后象日君象祿山之禍兆  
於女寵故言蟾蜍蝕月明以喻宮闈之蠱惑九鳥無  
羿射以見太陽之傾危而究歸諸陰精淪惑則以明  
皇本英明之辟若非沈溺色荒何以安危樂亡而不  
悟耶危急之際憂憤之詞蕭士贊謂祿山叛後所作  
者亦誤

遠別離

樂府別離十  
九曲之一

遠別離古有英皇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  
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

煙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皇穹竊恐不照予之忠誠。  
雷憑憑兮欲吼怒。堯舜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龍爲魚權  
歸臣兮鼠變虎。或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聯縵皆相似重  
瞳孤墳竟何是。帝子泣兮緣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  
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  
滅。

箋曰此篇或以爲肅宗時李輔國矯制遷上皇於西  
內而作。或以爲明皇內任林甫外寵祿山而作。皆未  
詳。繹篇首英皇二女之興篇末帝子湘竹之淚託興  
何指也。本此以繹全詩其西京初陷馬嵬賜死時作

乎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言天上人間  
永訣也我縱以下乃追痛禍亂之原方其伏而未發  
忠臣智士結舌吞聲人人知之而不敢言一旦禍起  
不測天地易位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  
君失權兮龍爲魚權歸臣兮鼠變虎之謂也或云以  
下乃蒼黃西幸傳聞不一之詞故有幽囚野死之議  
帝子以下乃又反復流連以哀痛之始以一女子而  
擅天下之權其卒以萬乘而不能庇其所愛霓裳鼙  
鼓之驚斜谷淋鈴之曲徒爲萬世炯戒焉痛何如哉  
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天長地久終有

盡此恨。縣縣無絕期也。故長恨歌千言不及遠別離。

一曲。

蜀道難

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內有蜀道難亦古樂府題

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顛。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鈞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黃鵠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捫參厯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歎。問君西游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枯木。雄飛雌從。

遶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號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劍閣峥嵘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開所守。或非親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箋曰。此詩所作之由。自新唐書謂嚴武鎮蜀。危房琯杜甫而作。唐摭言則謂太白初自蜀至京。賀知章見其蜀道難。稱爲謫仙。其事在天寶初年。後人如洪駒。

父沈存中因謂諷章仇兼瓊而作獨蕭士贊則據詩詞斷之曰二說皆非也唐書既不可信則摭言小說又可信乎且章仇兼瓊在蜀初無據險跋扈之蹟何故作此危急之詞以詩意與時事考之決爲明皇避難幸蜀時作也考唐書潼關旣敗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當時臣庶皆非之馬嵬父老遮道苦諫皇孫建甯王倓亦曰殿下從至尊俱入蜀若賊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人及至扶風士卒潛懷去就比及成都從官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所幸太子畱駐朔方得成靈武討賊收復之功不然唐室殆矣太白

此時在江南初聞棄都西幸深痛非計故激切憂之  
其曰問君西游何時還猶杜子美北征詩恐君有遺  
失及君誠中興主之義所謂君者明皇也然則上皇  
西巡歌何爲而作乎曰蜀道難是初聞倉卒出幸時  
所作西巡歌則繼聞上皇平安抵蜀中原主器有人  
故復致臣子禱頌之詞亦所謂成事不說也然集中  
又有爲宋中丞請都金陵表則太白之意終不願其  
懷安西蜀矣案蕭氏此說迥出諸家之上彼唐摭言  
謂賀知章曾見此詩者亦猶陳子昂感遇詩刺武后  
時事見於杜陵忠義之衰而舊唐書顧謂其少作見

許於王適皆道聽塗說未嘗真讀其詩者也至胡震亨謂此題本樂府古曲太白蜀人自爲蜀詠不必實有所指此則以明七子無病之呻臆古人失聲橫涕之什殆聾夫聞彈寡鵠謂撫枯枝者已

胡無人

王僧虔技錄相和歌三十八曲中有胡無人行

嚴風吹霜海草凋筋幹精堅胡馬騎漢家戰士三十萬將軍兼領霍嫖姚流星白羽腰間插劍花秋蓮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關膚箭如沙射金甲雲龍風虎盡交回太白入月敵可摧敵可摧旄頭滅履胡之腸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無人漢道昌

聖。賦箋曰少陵北征詩。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  
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王綱未宜絕。卽此詩  
照。書旨也。酉陽雜俎。太白聞祿山反。作胡無人詩曰。太白  
軍乘。入月敵可摧。祿山死日果見太白入月。史記天官書  
類。風旄頭胡星也。蕭士贊曰。案唐書天文志。肅宗上元元  
年五月癸丑月掩昴。占曰。胡王死。三年建子月癸巳  
月掩昴。出昴北。後漢天文志。太白主奎婁胃昴畢觜  
參。晉天文志。昴七星。又爲昴頭胡星。故此詩以太白  
統之。必上元間聞太史之占而作也。自茲數年之後。  
安史相繼滅亡。兩京恢復。其言驗矣。又一本篇末尚

有陛下之壽三千霜。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

四方三句蓋俗人妄增。

公無渡河

一名箜篌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作。

黃河西來決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波滔天堯咨嗟。大禹  
理百川。兒啼不還家。殺湍湮洪水。九州始蠶麻。其害乃去。  
茫然風沙被髮之叟狂而痴。清晨臨流欲何爲。旁人不惜  
妻止之。公無渡河苦渡之。虎可搏。河難馮。公果溺死流海  
湄。海湄有長鯨。白齒若雪山。公乎公乎掛罥於其間。箜篌  
所悲竟不還。

蜀一本作骨

箋曰。是詩自昔不言所指。蓋悲永王璘起兵不成誅。

死而新唐書言永王璘辟自爲府僚佐及璘起兵自  
逃還彭澤蓋永王初起事時太白實望其勤王不圖  
其猖獗江淮是以見幾逃遁及璘兵敗身戮太白被  
誣坐流夜郎至後遇赦得還乃追悲之黃河咆哮云  
云喻叛賊之匈潰波滔天堯咨嗟云云喻明皇之憂  
危大禹理百川兒啼不還家云云謂肅宗出兵朔方  
諸將戮力轉戰連年乃克收復也艱難若此豈狂癡  
無知之永王所能立功乎乃旣無戡亂討賊之才復  
無量力守分之智馮河暴虎自取覆滅與渡河之叟  
何異乎豫章篇云本爲休明人斬虜素不閑樓船若

鯨飛波蕩落星灣卽此詩所指

豫章行

漢相和歌清調曲之一

胡風吹代馬北擁魯陽關吳兵照海雪西討何時還半渡上遼津黃雲慘無顏老母與子別呼天野草間白馬繞旌旗悲鳴相追攀白楊秋月苦早落豫章山本爲休明人斬虜素不閑豈惜戰鬪死爲君埽凶頑精感石沒羽豈云憚險艱樓船若鯨飛波蕩落星灣此曲不可奏三軍鬢成斑箋曰璘敗於江西故以豫章命篇胡風指漁陽之叛吳兵謂璘擁江淮之師上遼津故隱其詞寄之邊塞也本爲休明人斬虜素不閑言承平帝胄生長深宮

本無武略也。豈惜戰鬪死。四語惜其不知一意討賊。勤王北上縱令敗死猶不失爲忠義也。落星灣在江州潯陽璘於此戰敗走鄱陽也。璘死後肅宗以少所自鞠不宣其罪。謂左右曰：皇甫侁執吾弟不送之蜀，而擅殺何耶？終身不用。則朝廷亦憫其無知矣。太白當永王起兵，卽逃還彭澤。集中有奔亡道中詩五首。又有書懷寄江夏韋太守詩云：帝子許專征，秉旄控強楚。節制非桓文，軍師擁貔虎。人心失去就，賊勢騰風雨。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旗。空名適自悞，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

郎天當知無論太白之從與不從先問永王之是賊  
非賊今朝廷尙以永王爲冤而反議太白之從叛豈  
不乖哉

來日大難

卽古樂府善哉行

來日一身攜糧負薪長鳴食盡苦口焦脣今日醉飽樂過  
十春仙人相存誘我遠學海凌三山陸憩五岳乘龍天飛  
目瞻兩角授以仙藥金丹滿握蠭蛤蒙恩深愧短促思墳  
東海強銜一木道重天地軒師廣成蟬翼九五以求長生  
下士大笑如蒼蠅聲

箋曰以下諸篇皆抒懷言情之作與前此箴諷時事

者異焉此蓋被放賜歸初辭金鑾之時也今日置酒  
離別明日則爲放臣矣然而感恩懷德曷敢泯忘何  
者升我以雲霄攀我以鱗翼賜我以仙藥誠思效銜  
木之誠報山海之德而已爲下士所忌矣彼但見萬  
乘之尊下一布衣如此豈知道在則勢利輕古以軒  
轅而下廣成視天位如蟬翼豈高力士輩營營青蠅  
者所識哉蓋力士恨太白貧賤驕人而太白謂其不  
足驕也詩云營營青蠅刺讒也集中贈崔司戶詩云  
惟昔不自媒擔簳西入秦攀龍九天上忝列歲星臣  
布衣侍丹墀密勿草絲綸才微惠渥重讒巧生縉磷

一去已十年今來復盈旬欲折月中桂特爲寒者薪  
路傍已竊笑天路將何因垂恩儻邱山報德有微身  
又贈宋少府詩云早懷經濟策特受龍顏顧白玉樓  
青蠅君臣忽行路人生感分義貴欲成丹素云云皆  
可證此詩之旨

獨漉篇

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尙可水深行人沒越鳥  
從南來胡雁亦北渡我欲彎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歸路  
落葉別樹飄零隨風客無所託悲與此同羅帷舒卷似有人  
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雄劍挂壁時時龍鳴不斷犀象

繡澁苔生國恥未雪何由成名神鷹夢澤不顧鴟鳶爲君一擊鵬搏九天

箋曰此篇自昔付之不解今觀國恥未雪等語蓋亦從永王時欲其爲國雪大恥而不欲其與李希言等尋小隙也新唐書言璘引舟師東下甲士五千趨廣陵然未敢顯言取江左會吳郡採訪使李希言平牒璘大署其名璘怒遣兵襲之於是江淮驚動明年官兵集廣陵以拒璘璘將李廣琛謂諸將曰上皇播遷道路不通而諸子無賢於王者如總江淮銳兵長驅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挂叛黨乎此詩亦

猶是也越鳥四句言希言等自南來而璘兵亦欲北  
渡中道相逢本非仇敵縱彎弓射殺之亦止自傷其  
類無濟於我下云神鷹夢澤不顧鴟鴞亦是此意總  
莫言小人小嫌之不足校當如鵬擊九天破賊立勳報  
國雪恥此則大可奮勉者也中間落葉八句寓無聊  
依人之感蓋本知其不足大與有爲而又念其帝胄  
至親似無可猜之道也集中宴水軍贈諸幕府詩曰  
胡沙驚北海電埽洛陽川虜箭雨宮闈皇輿成播遷  
英王受廟略秉鉞清南邊甯知草間人腰下有龍泉  
浮雲在一決誓欲清幽燕願與四座公靜談金匱篇

齊心戴朝恩不惜微軀捐所冀旄頭滅功成追魯連與此篇正相表裏合而觀之太白望璘之心昭若日月矣

長相思

樂府怨思二十五曲之一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闌微霜淒淒簾色寒孤燈不明思欲絕卷帷望月空長歎美人如花隔雲端上有青冥之長天下有滌水之波瀾天長路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長相思摧心肝

箋曰此篇託興至顯以下諸篇仿此

夜坐吟

冬夜夜寒覺夜長。沈吟久坐坐北堂。冰合井泉月入閨。金  
釭青凝照悲啼。金釭滅啼轉多掩妾淚聽君歌。歌有聲妾  
有情情聲合。兩無違一語不入意從君萬曲梁塵飛。

箋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而知心之言不在多苟於  
此心曲之一言既不合則萬語款洽皆虛文矣喻君  
臣之際惟志同而後道合。

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

樂府遺聲云佳麗四十八曲之一

妾本崇臺女揚蛾入丹闕自倚顏如花甯知有凋歇一辭  
玉階下去若朝雲沒每憶邯鄲城深宮夢秋月君王不可  
見惆悵至明發

箋曰·淪謫之感·貴在忠厚·

黃葛篇

樂府遺聲云草木二十一曲之一

黃葛生洛溪·黃花自綿羃·青煙蔓長條·繚繞幾百尺·閨人  
費素手採緝作綺·綺縫爲絕國衣·遠寄日南客·蒼梧大火  
落·暑服莫輕擲·此物雖過時·是妾手中跡·

箋曰·此欲以其所言達之君也·縫爲絕國衣·遠寄日  
南客·謂己之樂府古詩諸作·皆主文謫諫以達下情  
而通諷喻·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焉·此物雖過時  
是妾手中跡·雖處放逐不忘匡君之謂也·漆室之女  
憂魯恤緯之嫠·念周足徵是詩比興非遠·

日出入行

蕭氏謂此卽樂府時景二十一曲中之日出行案此擬漢之日出入安窮一首蕭說

非也

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厯天又入海。六龍所舍安在哉。  
其始與終古不息。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草不謝榮  
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興歇皆  
自然。羲和羲和汝奚汨沒於荒淫之波魯陽何德駐景揮  
戈逆道違天矯誣實多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  
箋曰此篇蕭氏謂全祖莊子雲將鴻濛一篇之意胡  
震亨謂人安能如日月不息當放心自然云云皆見  
其表未見其裏夫歎羲和之荒淫悲魯陽之回戈此

豈無端之泛語耶蓋歎治亂之無常興衰之有數姑爲達觀以遣憤激也日從地出似將自幽而之明厯天入海又已由明而入闇氣運遞嬗終古如斯但我生之初我身以後皆不及見耳旣皆氣運盛衰之自然則非人力所能推挽猶草木榮落有時無所歸其德怨以無有鞭策驅使之者也不然羲和照臨八極胡忽汨於洪波魯陽回天轉日胡卒無救於桑榆蓋以羲和喻君德之荒淫魯陽憫諸臣之再造萇宏匡周左氏斥爲違天變雅詩人亦歎天之方虐皆憤激之反詞也漢以來樂府皆以抒情志達諷喻從無空

譚道德宗尙元虛之什。豈太白而不知體格如諸家

云云哉。

夢游天姥吟留別

一作別東  
魯諸公

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雲霓明滅或  
可覩。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嶽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  
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  
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謝公宿處今尚在。漾水蕩漾清  
猿啼。腳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  
千巖萬轉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龍吟殷巖泉。慄  
深林兮驚層巔。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煙。列缺霹靂。

邱巒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爲衣兮風爲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迴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動怳驚起而長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別君去時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卽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答客箋曰此篇昔人皆置不論一若無可疑議者試問題以畱別爲名夫離別則有離別之情矣畱贈則有畱贈之體矣而通篇徒作夢寐冥茫之境山林變幻之詞胡爲乎忽魂悸以魄動怳驚起而長嗟此於畱別

何謂耶果夢想名山之勝而又云世間行樂盡如此  
古來萬事東流水又何謂耶所別者東魯之人而云  
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又何謂耶  
蓋此篇卽屈子遠游之旨亦卽太白梁甫吟我欲攀  
龍見明主雷公碎訇震天鼓帝傍投壺多玉女三呼  
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闔闔九門不可通以  
額叩關闔者怒之旨也太白被放以後回首蓬萊宮  
殿有若夢游故託天姥以寄意首言求仙難必遇主  
或易故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言欲乘  
風而至君門也身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以下言金

鑾召見置身雲霄醉草殿廷侍從親近也忽魂悸魄動以下言一旦被放君門萬里故云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也世間萬事東流水安能摧眉事權貴云云所謂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嗔也題曰畱別蓋寄去國離都之思非徒酬贈握手之什

舉出兩首賦子有對文自不必采前句後句

古來同是東流本天下皆知浪浪西風又送蕭蕭雨  
萬物皆知蕭蕭雨而反送蕭蕭雨

杜甫詩箋

世推杜陵詩史止知其顯陳時事耳甚謂源出變雅而風人之旨或缺體多直賦而比興之義罕聞然乎哉然乎哉今箋其古詩寄託者若干篇而律詩尙未暇及若夫褒貶風月穿鑿混沌如黃鶴之徒亦無取焉

遺興四首

附二首

天用莫如龍有時繫扶桑頓轡海徒涌神人身更長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強吞聲勿復道真宰意茫茫地用莫如馬無良復誰記此日千里鳴追風可君意君看

渥洼種態與駕駘異不雜蹄齧間逍遙有能事。

無良復誰記朱注謂

世無王良仇注謂無良指駕駘蹄齧者

箋曰二章咸謂不知所指朱鶴齡謂龍比安史馬喻李郭亦恐未然何者前章吞聲勿道真宰茫茫則是歎神龍之受制而非快其蒙醢也次章無良復誰記亦主用馬之人而言蓋易以乾龍象君坤馬象臣故詩首天用地用分屬君臣蓋言明君必求助於賢臣乃能成功也前章言天龍九五容有失水之時神妖長身偏擅凶強之勢性命猶言天命也命運一去英雄束手茫茫真宰天難諶斯豈可恃萬乘之尊而謂

天下莫我何哉次章言人主何以自强惟得賢自輔

則強耳勿謂世無賢用之則見

高馬勿捶面長魚無損鱗辱馬馬尾焦困魚魚有神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

蕩蕩萬斛船影若搖白虹起檣必椎牛挂席集眾功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

箋曰此少陵自命之詞上章喻其志節卽所謂白鷗

沒浩蕩萬里誰能馴也次章喻其抱負卽古柏行之古來才大難爲用也蓋抱稷契之道而不肯苟試懷每飯之忠而不肯苟合故寄興若斯

述古三首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爲問馭者誰。鳳凰從東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飢。古時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

箋曰。歎時不能用賢也。驥非善馭。則坐頓。鳳非竹實。則高舉。賢人之難進易退亦然。奈何人主不知禮之而聽其遠引哉。此子美感遇之詞。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爲本。邪贏無乃勞。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

史記箋曰蕭宗以軍旅煩費用元載第五琦等皆以宰相  
領度支鹽鐵榷稅四出民困不支故刺其務末傷民  
不知重農粟撫流亡爲富強之本也蘇子瞻謂舜舉  
十六相四句真許身稷契人語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來經綸  
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勳濟時信良哉耿賈亦宗  
臣羽翼共徘徊休運終四百圖畫在雲臺

穴點箋曰陳古事以刺今之不然也故專頌中興不主創  
不主業肅宗以李泌之親故尙間於輔國以李郭之勳業  
尙擠於魚朝恩安望東京之盛烈乎

遺興七首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朽骨  
穴。蠻蟻又爲蔓草纏。故老行歎息。今人尙開邊。漢虜互勝  
負。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

箋曰。下章馬邑州。鄴城事。注家皆謂肅宗乾元二年。  
事公在秦州作。而此章乃有開邊之語。則追咎天寶  
前事也。舉廉頗之持重。慨趙括之輕敗。

高秋登寒山。南望馬邑州。降虜東擊胡。壯健盡不留。穹廬  
莽牢落。上有行人愁。老弱哭道路。願聞甲兵休。鄴中事反  
復。死人積如邱。諸將已茅土載驅。誰與謀。

箋曰唐地理志羈縻州有馬邑州屬隸秦州降虜謂  
秦隴間屬夷調發討賊者鄴中事反覆謂九節度之  
潰諸將已茅土卽高適詩所謂豈無安邊策諸將已  
承恩言將騎不可用也

蟄龍三冬臥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遇猶視今嵇康  
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壠底松用舍在所尋大哉霜雪  
幹歲久爲枯林

箋曰龍鳳一比也嵇康孔明二比也松幹霜雪三比  
也錯綜蒼莽詠史詠懷之遺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

濟時策終竟畏羅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

箋曰比也本以龐公自喻而通章不贊一詞漢人詠

史遺則

遺興四首

附二首

朔風飄胡雁慘澹帶沙礫長林何蕭蕭秋草淒更碧北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鄰客九月猶絲絰

長陵銳頭兒出獵待明發騎弓金爪鏑白馬蹴微雪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歸來懸兩狼門戶有旌節

箋曰武夫健兒濫膺爵賞也尙有漆以用而割一首

曼殊猛虎馮其威一首朝逢富家葬一首比興而乏蘊蓄  
今不錄

客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珠中有隱字欲辨不成書緘之篋笥久以俟公家須開視化爲血哀哉徵斂無

主箋曰公詩有云自平中官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

蓋代宗大麻二年事此詩所爲作也鮫人一名泉客

其眼能泣珠故以爲緘久化血之興盧世㴶謂其言

短泣長情酸味厚與三百篇十九首上下同流

白馬東北來空鞍貫雙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近時  
主將戮中夜商於戰喪亂死多門嗚呼淚如霰

箋曰黃鶴云商於之地唐爲州屬上洛郡大麻三年  
商州兵馬使劉洽殺防禦使殷仲卿詩蓋詠此然不  
直敘其事而以白馬東來空鞍貫箭起興則古詩之  
旨也一本商作傷非是

寫懷二首

勞生共乾坤何處異風俗冉冉自趨競行行見羈束無貴  
賤不悲無富貧亦足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鄙夫到巫  
峽三歲如轉燭全命甘畱滯忘情任榮辱朝班及暮齒日  
給還脫粟編蓬石城東采藥山北谷用心霜雪間不必條  
蔓綠非關故安排曾是順幽獨達士如絃直小人似鉤曲

曲直吾不知負暄候樵牧

箋曰杜詩多言事而罕及理獨此二篇俯仰高深語  
多見道有步兵射洪之遺可以占其學焉無貴賤不  
悲無富貧亦足則窮達一矣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  
哭則死生一矣用心霜雪間不必條蔓緣非關故安  
排曾是順幽獨則性分定矣

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日已出羣生  
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爲私實天寒行旅  
稀歲暮日月疾榮名忽中人世亂如蟻蟲古者三皇前滿  
腹志願畢胡爲有結繩陷此膠與漆禍首燧人氏厲階董

言此興筆  
卷三  
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放神入極外俯仰俱蕭瑟終焉契真如得匪金仙術

箋曰此詩之意自來未有識者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二語是其發感之由蓋少陵論治一則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再則曰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篇禍首燧人厲階董狐刺當時執政之刀筆之吏設牛毛之法上下文貌飾欺有名無實奸偽滋多盜賊蠭起故欲一舉而反之王道疎節闊目執要握樞而天下大治此作者之旨也昔屈原志三后之純粹杜陵期稷契之大道皆

疾今之政以思往者言文而聲哀焉張氏繼乃謂此  
章絕聖棄智乃老莊元談憤俗放曠之語以辭害意  
固哉固哉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  
意難候此事終蒙矓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逢亭亭新妝  
立龍駕具層空世人亦爲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豐儉自  
屋達公宮膳夫翊堂殿鳴玉淒房櫳曝衣徧天下曳月揚  
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初筵裏重露日出甘所終  
嗟汝未嫁女秉心鬱沖沖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雖無

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圓苟離。齷丈夫多英雄。

箋曰此篇浦氏謂黜怪說祛羣惑以肅女誠仇氏謂俗論荒唐乞巧私情故諷諭以正夫婦之倫君臣特其傍諭皆未見顏色而言不知此子美感遇詠懷之篇也蛛絲小人態云云斥世情也嗟汝未嫁女云云喻自守也明明君臣契以下乃正言其意亂離困頓苦節彌貞雖懷每飯不忘之忠終無詭遇求速之意蓋陽倡而後陰和夫先而後婦隨佳期有常古今通

義烏有英雄之丈夫而爲苟合求容之術者哉小大

有佳期小謂夫婦大謂君臣此詩前比後賦丈夫正

昔喪自謂也張氏繼仍泥夫婦以釋末語尤爲不情

槐葉冷淘

朱鶴齡曰以槐葉汁和麵爲冷淘也盧元昌曰有槐芽溫淘有槐葉冷淘

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廚新麵來近市汁滓宛相俱入鼎資過熟加餐愁欲無碧鮮俱照飭香飯兼苞蘆經齒冷於雪勸人投比珠願隨金腰裏走置錦屠蘇路遠思恐泥興深終不渝獻芹則小小薦藻明區區萬里露寒殿開冰清玉壺君王納晚涼此味亦時須

箋曰說此詩者皆知爲每飯不忘之意然以爲賦體

而不知其比興則非也此臣子懷忠告之言欲達之  
於君而人賤言微恐不見察也葑菲下體之詩絲麻  
菅蒯之喻皆欲其不拒涓細藉裨高深豈可以玉食  
之豐而棄獻芹之味哉故知君王納晚涼此味亦時  
須者陳善納誨之義非徒戀闕昵主之私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  
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  
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時鴛  
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

水濁侍婢賣珠回。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插髮。采柏動盈掬。  
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箋曰仇注盧解皆謂此必天寶之後實有其人其事  
非寓言寄託之語試思兩京魚爛四海鼎沸而空谷  
茅屋之下乃容有絕代之佳人賣珠之侍婢曾無骨  
肉獨倚暮寒此承平所難信豈情事之所有若謂幽  
絕人境跡類仙居則又何自通其問訊知其門閥訴  
其夫婿詳其侍婢此真愚子說夢難與推求者也夫  
放臣棄婦自古同情守志貞居君子所託兄弟謂同  
朝之人官高謂勳戚之屬如玉喻新進之猖狂山泉

明出處之清濁摘花不插膏沐誰容竹柏天真衡門招隱此非寄託未之前聞

幽人

孤雲亦羣游神物有所歸靈鳳在赤霄何當一來儀往與惠詢輩中年滄洲期天高無消息棄我忽若遺內懼非道流○幽人見瑕疵洪濤隱語笑鼓枻蓬萊池崔嵬扶桑日照耀珊瑚枝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嚙噉元和津所思煙霞微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五湖復浩蕩歲暮有餘悲

箋曰鍾惺輩直謂游仙之詞朱彝尊謂懷李泌隱衡山而作皆泥文空悟但見筌蹄夫幽人東皇皆況君

也龍鳳又以況幽人也雲必從龍始得所歸鳳在九霄何時來下往與惠詢輩謂早歲侍從之時天高無消息則九重萬里之感內懼見瑕疵則微賤疑謗之情洪濤以下冀遇合之可必也章末四語慨仙願之不遂也縱希商山四皓之踪終爲名累況羈五湖浩蕩之游徒悲歲暮乎世人讀古詩於比興之錯雜無端者則以不求甚解置之於比興之顯然條貫者則以直賦其事當之然則屈子之賦遠游亦直是游仙耶少陵律詩云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亦是賦體耶昔景純諸篇昔人尙謂坎壠詠懷非列仙之趣況

此之情見於詞者乎。

雨一首

峽雲行青曉。煙霧相徘徊。風吹蒼江樹。雨灑赤壁來。淒涼生餘寒。殷殷兼出雷。白谷變氣候。朱炎安在哉。高鳥濕不下。居人門未開。楚宮久已滅。幽佩爲誰哀。侍臣書王夢賦。有冠古才冥。冥翠龍駕多自巫山臺。

箋曰：此追懷明皇之詩。楚宮卽驪山之跡。幽佩寓馬嵬之衰。侍臣賦夢王維李白之倫。龍駕巫山羣帝翠旗之感。

鳳皇臺

在城縣鳳皇山卽同谷

亭亭鳳皇臺。北對西康州。西北今寂寞。鳳聲亦悠悠。山峻  
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爲君上上頭。恐有無母  
雛。飢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飲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  
然無外求。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辭微  
命。休坐看綵翮。長舉意八極。周自天銜瑞。圖飛下十二樓。  
圖以奉至尊。鳳以垂鴻猷。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深衷  
正爲此。羣盜何淹畱。

箋曰。思賢臣以佐中興也。我能以下言天之生才。實  
難生才而遇主效用又難。恐有無母雛。飢寒日啾啾。  
言賢者或伏處側陋。或隱於下位。羣忌眾謗。不蒙主

知我則願論列於朝。剖心瀝血以保全成就之不惜。  
此身顛沛也。坐看以下言。必使賢者位。致公輔功及。  
蒼生。臣主俱榮。太平再見。而我使心始無遺憾焉。蓋。  
深憾李輔國元載輩。妨賢嫉能。正士不容。故借緇衣。  
之好。以發巷伯之懷。於鳳鳥之思。寓鷹鸞之志。好賢。  
若渴。疾惡如仇。盧世㴶謂指張良娣危廣平王等。未。  
敢以爲然也。

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我昔。  
游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

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  
鳥不敢嗔仍爲餽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雁及羔羊有禮太  
古前行飛與乳跪識序如知恩聖賢古法則付與後世傳  
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莫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  
不能拜淚下如逆泉

五箋曰此刺蜀中逆節之臣如段子璋崔旰楊子琳不  
知君臣之義曾禽鳥不若也與杜鵑行專哀明皇者  
義相離合蓋彼刺宮禁專責肅宗此刺藩鎮義嚴叛  
帥也章首四語與章末正相首尾言昔者厯游東川  
西川有時聞有時不聞故所感亦不一感乃今者衰

病不能復如昔者麻鞋拜天子之日矣然則此生君臣之誼其已矣夫

病柏

有柏生崇岡童童狀車蓋偃蹇龍虎姿主當風雲會神明  
依正直故老多再拜豈知千年根中路顏色壞出非不得  
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憑日夜柯葉改丹鳳領九雛哀  
鳴翔其外鴟鴞志意滿養子穿穴內客從何鄉來佇立久  
吁怪靜求元精理浩蕩難倚賴

箋曰此以喬木喻故國也國社之樹夏松殷柏故以  
寄宗社之感焉豈知千年根謂屢世苞桑之固中路

顏色壞謂一朝震撼之虞鳳雛翔外謂君臣去都邑  
以流離鴟鴞穿穴謂盜賊憑城社以盤踞盛衰不測  
真宰難恃此昔人所以覽故國之社而惕然於天難  
諒命靡常也或謂悼郭英父又或謂傷志士失路皆  
非詩旨

病橘

羣橘少生意雖多亦奚爲惜哉結實小酸澀如棠梨剖之  
盡蠹蟲采掇爽其宜紛然不適口豈只存其皮蕭蕭半死  
葉未忍別故枝元冬霜雪積況乃回風吹嘗聞蓬萊殿羅  
列瀟湘姿此物歲不稔玉食失光輝寇盜尙憑陵當君減

膳時汝病是天意吾愁罪有司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至今耆舊悲

箋曰興而賦也不直刺徵貢而寓興一物古詩往往如此

枯柏

梗相枯崢嶸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上枝摩蒼天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霆坼萬孔蟲蟻萃凍雨落流膠衝風奪佳氣白鵠遂不來天雞爲愁思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裏裹不自畏

夫班箋曰通章自喻末乃寄慨慨大材以違時不用而小  
材力小任重也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正許身契  
稷自負自傷之詞葉石林乃謂指房琯不亦左乎

畫鵠行

高堂見生鵠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乃知  
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滿樛  
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甯爲眾禽沒長翮如刀劍人  
寰可超越乾坤空崕嶧粉墨且蕭瑟緬想雲沙際自有煙  
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

箋曰思鷹鵠之臣與鷹揚之將也烏鵲眾禽喻小人

羣盜滿天下也。崢嶸蕭瑟。緬想雲霄。顧步紆鬱。何日

見爾。

義鶻行

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柏顛。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雄飛遠求食。鷗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噭哮落九天。修鱗脫遠枝。巨額坼老拳。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飽腸皆已穿。生雖滅眾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在目前。茲實鷺鳥最急難。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舍何其賢。

箋曰。傲惡人思義士也。前路叙事未逮古人。末刪贅詞倍增氣格。姑錄存之。各本末尙有八句云近經濶水濱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人生許與分只在顧盼間聊爲義鵠行用激壯士肝此但當作題序或詩注無庸贅存故從此以上皆無端寄慨純乎比興以下復取因事而作不失古人六藝之遺者二篇以當舉隅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蒼梧雲。

正愁惜哉。瑤池飲日宴昆侖。邱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雁各有稻梁謀。

箋曰賦而比興也。昔人之論以爲全章皆賦。全章皆比者。並非蓋此時同登塲者。非公一人。高岑儲薛各有妙什。亦非獨此一篇。何以見其夐出諸子哉。首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則已情出物表。神游象外矣。然而篇首六韻。正敘登覽。可以謂之賦而不可謂之比。秦山四語。一望蒼茫。以興起長安。不見使人愁之意。可以謂之興而不可徒謂之賦。亦不可遽謂之比。蒼梧虞舜。則昭陵先聖之思。瑤池王母。則驪山湯。

泉之諷鴻雁稍梁則時人之但營口食黃鵠遠逝則  
周嫠之獨懷深憂此則安得不謂比興而槩曰賦乎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東山氣鴻濛宮殿居上頭君來必十月樹羽臨九州陰火  
煮玉泉噴薄漲巖幽有時浴赤日光抱空中樓閣風入轍  
跡曠原延冥搜沸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幽靈斯可怪王  
命官屬休初聞龍用壯摩石摧林邱中夜窟宅改移因風  
雨秋倒懸瑤池影屈注蒼江流味如甘露漿揮弄滑且柔  
翠旛淡偃蹇雷車紛少畱簫鼓蕩四溟異香浹漭浮皎人  
獻微綃曾祝沈豪牛百祥奔盛明古先莫能傳坡陀金蝦

言此興多  
者愁。  
嫫出見蓋有由。至尊顧之笑。王母不肯收。復歸虛無底化。  
作長黃虯。飄飄青瑣郎。文采珊瑚鉤。浩歌淥水曲。清絕聽。

箋曰。此詩前賦後比。錢盧釋之詳矣。其說曰。蝦蟆乃  
蝕月之物。月者后妃之象。祿山自求爲貴妃兒。以妖  
化之。猪龍見祿山事蹟爲城縣之狐鼠。故以陰類妖異比  
之。楊國忠言祿山必反。陛下試召之。必不來。祿山聞  
命。卽至上益親信之。遣歸范陽。祿山驚喜。疾驅出關。  
明年遂反。詩言至尊顧笑。王母不收。言至尊信其詐  
忠。而貴妃亦不勸止。收之也。復歸窟穴。竟化長虯悔。

何及哉其天寶十四載祿山反信未至時所作乎  
杜五言古詩如種蒿苣篇園官送菜篇皆佳在序而  
詩未工五律寄託尤廣可自尋求焉

荀未工正舉荀持丈責可自晏未賈

其正言古詩被公荀荀諭固官送榮諭皆卦至孔  
研又對其天寶平回建頌山久諭未王荀

杜七言古詩

白絲行

繅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象牀。玉手亂殷紅萬草千花動凝碧。已悲素質隨時染。裂下鳴機色相射。美人細意熨貼平裁縫。滅盡鍼線迹。春天衣著爲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落絮游絲亦有情。隨風向日宜輕舉。香汗清塵汙顏色。開新合故置何許。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

箋曰白絲行仇氏謂卽墨子悲素絲意是也。故云已悲素質隨時染。末云恐懼棄捐忍羈旅當時渲染之。

初卽是玷污之漸既有所玷污卽是棄捐之由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何如保守貞白者之不隨人榮辱乎試以此篇較諸文人白紵之詞秋風團扇之句其寄託高下可同年語乎

白鳧行

君○不○見○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爲○白○鳧○似○老○翁○故○畦○遺○穂○已○蕩○盡○天○寒○歲○暮○波○濤○中○鱗○介○腥○俎○素○不○食○終○日○忍○飢○西○復○東○魯○門○爰○居○亦○蹭○蹭○聞○道○如○今○猶○避○風○

箋曰董斯張云屈原卜居將泛若水中之鳧乎將與黃鵠比翼乎此借以自況作賦摩空昔猶黃鵠行

蹤飄蕩今若泛鳬不可變者素心任使歲暮飢寒終  
不以腥羶食我也譬猶避風之爰居不饗太牢不樂  
鼓鐘鼓倔強以老百折不回矣

### 朱鳳行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顛朱鳳聲噭噭側身長顧求  
其曹。翅垂口噤心勞勞下愍百鳥在羅網黃雀最小猶難  
逃。願分竹實及螻蟻忍使鴟鴞相怒號。

南嶺箋曰朱鶴齡云劉楨詩鳳皇集南嶺羞與黃雀羣此

詩反其意而用之蓋羞羣黃雀者鳳采之高翔下愍  
黃雀者鳳德之慈覆也所食竹實願惠及螻蟻而鴟

鴻則不使得預焉其憫民困而疾小人如此

後苦寒行二首

南紀巫廬瘴不絕太古以來無尺雪蠻夷長老怨苦寒崑崙天關凍應折元猿口噤不能嘯白鵠翅垂眼流血安得春泥補地裂

箋曰亂極思治寒極思春酷殺之後惟陽和可補救也

晚來江門失大木猛風中夜吹白屋天兵斬斷青海戎殺氣南行動坤軸不爾苦寒何太酷巴東之峽生凌澌彼蒼回幹人得知

昔不箋曰憂將變也兵臨清海殺氣南行巴峽生凌天意  
難測因旣往以患其將來也其後楊子琳襲成都崔  
寬攻破子琳果有兵戈之事知天不虛變矣

海櫻行

左綿公館清江瀆海櫻一株高入雲龍鱗犀甲相錯落蒼  
稜白皮十抱文自是眾木亂紛紛海櫻焉知身出羣移栽  
北辰不可得時有西域胡僧識

箋曰驚然自負與古柏行同旨也舉世混濁清士乃  
見海櫻焉知身出羣哉縱使材大難爲用終待知己  
之異人耳

折檻行

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青衿胄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尙憶先皇容直臣

箋曰賦而比也代宗大麻元年釋奠國子監魚朝恩率六軍諸將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爲諸生朝恩遂判國子監事而集賢待制諸臣噤口不一救正故陳古以刺之

杜鵑行

羣鳥至今爲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業  
工竄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  
何事常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  
化誰料得萬事反復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

五  
箋曰洪邁黃鶴廬元昌諸人言之備矣肅宗上元元  
年李輔國矯制遷上皇於西內高力士及舊宮人皆  
不得侍尋安置如仙媛於歸州出玉真公主居玉真  
觀上皇不憚辟穀成疾卽此所謂骨肉滿眼身羈孤  
也明皇嘗幸蜀子美此詩又在蜀言蜀故以望帝託  
興四月五月爲七月諱也或謂劫遷西內宮禁秘密

西蜀放臣何由遠知然蜀有節鎮朝廷大事豈有不聞故曰朝廷問府主也鮑明遠行路難爲宋廢少帝而發與此同旨前已箋之

桃竹杖引贈章畱後

江中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如紫玉江  
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開一束滿堂賓客皆歎息憐我  
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乘濤鼓  
柂白帝城路幽必爲鬼神奪拔劍或與蛟龍爭重爲告曰  
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爲龍  
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洞庭湖上之青峰噫風塵湏

洞兮。豺虎敵人。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

箋曰。題不但云桃竹杖引而曰贈章。留後則是詩以贈章爲主。集中此篇下卽次以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詩。而是詩亦有老夫復欲東南征云云。則知重爲留南告曰。以下皆臨別忠告之語。時蜀中反側未安。故勸其謹慎。勿踴躍喜事。輕舉妄動。功名未成。禍敗先至。蛟龍失水。悔之何及也。不然一竹杖耳。何忽作此無景。詎端不測之感哉。

臺帝寄韓諫議注

一本無注字。

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牀。美人涓涓隔秋水。濯

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雨霜。玉京  
羣帝集北斗。或騎麒麟翳鳳皇。芙蓉旌旗煙霧落。影動倒  
景搖瀟湘。星宮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旁。似聞昨者  
赤松子。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改神  
慘傷。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餐楓香。周南畱滯古所  
惜。南極老人應壽昌。美人胡爲隔秋水。焉得貢之置玉堂。  
各本作置之貢玉堂不可解。一本作貢之自玉堂。  
此後人所改。今案貢置二字傳寫倒文。今移正。

箋曰。此篇自錢箋以諫議其人無考。而書中赤松張

良等語非李泌不足當之。遂謂詩意欲諫議貢鄭侯  
於玉堂。近人多宗之。予獨取潘耒及黃生之說。曰少

惠更陵平生交游無一不見於詩卽張曲江王恩禮未曾  
款洽者亦形諸歌詠從無一言及於鄴侯況鄴侯與  
肅宗少爲布衣交君臣等於手足其去其畱非小臣  
所得預韓此時又在岳陽不居朝列安能貢之玉堂  
耶且果爲李作有何忌諱而瘦詞隱語篇中不一見  
姓字耶考史記索隱言子房本韓之公族因秦之索  
急故變姓名則知詩中不曰漢代張子房而曰漢代  
韓張良者顯指韓諫議而言篇中美人卽韓也公與  
韓同居諫官相善安知非扈從收京曾參密勿者昔  
隨劉氏謂肅宗從駕之時帷幄未改謂肅崩代立之

際色難腥腐謂其棄官遠游也。結語傷韓亦以自寓。  
蓋放臣流落之感彼此同之也。

瘦馬行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骼。碑兀如堵牆。絆之欲動轉欹側。此  
豈有意仍騰驤。細看六印帶官字。眾道三軍遺路旁。皮乾  
剝落雜泥滓。毛暗蕭條連雪霜。去歲奔波逐餘寇。驛驥不  
慣不得將士卒。多騎內廄馬。惆悵恐是病乘黃。當時厯塊  
誤一蹶。委棄非汝能周防。見人慘澹若哀訴。失主錯莫無。  
精光天寒遠。放雁爲伴日暮不收鳥。啄瘞誰家具。養願終

惠更試明年春草長

箋曰此放逐後自傷之詞去歲奔波逐餘寇謂乾元二年收復長安之時厯塊誤蹶蒙委棄謂上書謫官之事黃鶴指爲房琯作者非也杜七古如驄馬行古柏行石筍行之屬皆有寄託然因詠物而後寓懷與先感慨而借詠物者情詞不侔舉此可以隅反

同谷歌七首之一

南○有○龍○兮○在○山○漱○古○木○龍○蕊○枝○相○樛○木○葉○黃○落○龍○正○蟬○蝮○蛇○東○來○水○上○游○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鳴○呼○六○歌○兮○歌○思○遲○溪○壑○爲○我○回○春○姿○

箋曰七歌惟此章託興無端僞蘇注以爲比明皇在

南內者固鑿而王道俊直以爲詠萬丈潭之龍無所  
指切者亦非也寓同谷在乾元二年長安雖復安史  
未誅故以湫龍之蟄喻天步屯艱蝮蛇之游喻盜賊  
橫行拔劍欲斬且復休者手無斧柯奈龜山何也麗  
人行號秦丞相炙手可熱語太直露太白樂府必不  
爾也今不錄之

姜曰貴達踐處自勸之隨主處委曲安附諂

韋應物詩箋

韋詩何必箋爲辨宋吳興沈作苗補傳新舊唐書之傳而實則大繆也爲唐有兩韋應物一盛唐一中唐沈氏誤合爲一人至使後人據李觀文集所譏褊躁之韋應物指爲左司編韋詩者亦遂皆入之中唐何以知人論世故辨之而箋也韋公詩集終於蘇州自罷守以後更無一字蓋不久旋卒故唐人稱之者但曰韋左司韋蘇州此卒於貞元初年之明證若如沈氏補傳去蘇以後尙爲太僕寺卿兼御史中丞爲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畱後何以集中一字不及且沈氏

所據者以劉禹錫贈白居易詩云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遂謂韋以貞元二年補外得蘇州刺史久之白居易自中書舍人出守吳門應物罷郡二人相爲替代又據劉禹錫集中有太和六年除蘇州舉中丞韋應物自代狀遂謂後此復爲御史中丞不知白之刺蘇在敬宗寶麻元年去貞元初凡四十年載豈有韋守蘇州久至四紀之理樂天元和中謫江州時與元微之書已云韋蘇州詩當其在時人未甚愛重必待身後人始貴之此韋已久歿之證其云幸有文章替左司者蓋言詩名足與相繼非前後任交

代之謂也。況劉之舉狀又在是書十年以後。尙得謂  
是一人乎。且韋公生於開元。仕於天寶。屢見於詩。如  
云建中卽藩守。天寶爲侍臣。如云出身天寶。今幾年。  
忽憶先皇游幸年。如云與君十五侍皇闈。雪下驪山。  
沐浴時。又建宗四載寄諸弟詩云。弱冠逢世難。二紀  
猶未平。又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此皆在天寶  
末年已弱冠之證。若七十載而至寶麻元年。與樂天  
交代。則已九十餘歲矣。肅宗七年。代宗十七年。德宗五年。穆宗四年。再逾八載。而至文宗太和六年爲禹錫所舉。  
二十六年。順宗一年。憲宗十

在百餘歲外乎。沈氏亦知其難通，乃臆造爲年九十餘歲，不知所終之說，遁詞顯然。故宋嘉祐中王欽臣校定韋集序云：以詩中及時人所稱推其仕宦本末，疑止於蘇州刺史，可謂要言不煩。而紀文達作四庫書目，反據沈傳以駁其疏略，且引李觀集中上應物書深譏其褊躁。夫韋以貞元二年刺蘇，不久罷歸，尋卒。而李觀貞元八年始舉進士，豈及見韋公而上書譏之哉？以沖澹近道。朱子語錄高潔寡欲，李肇國史補之左司而以與褊躁無文之鹽鐵轉運江淮畱後合爲一人，不幾於殺人之曾參亂齊之宰我乎？唐有兩王維王

縉

亦爲鄒王方則之孫。亦兄弟二人。見唐書列傳。一爲大麻中。

畫人。見段成式京洛

寺塔記。皆異時同名。而錢大昕養新錄。則并謂有兩

劉脊虛。同時一爲詩人。舉宏詞科行大。一爲劉知幾之子。迅善史學。行五今以時代官闈文章性情邈不相涉之人。而强薰蕕使同器。且以盛唐冲遠之音而編於元和長慶間。亦何以徵詩教之升降心聲之本末乎。後之選唐詩者。宜列韋於盛唐。以正誤列中唐。

晉人之失

擬古詩十二首

辭君遠行邁。飲此長恨端。已謂道里遠。如何中險艱。流水

言上典卷  
名三  
赴大壑。孤雲還暮山。無情尙有歸。行子何獨難。驅車背鄉園。朔風卷行迹。嚴冬霜斷肌。日夕不遑息。憂歡容髮變。寒暑人事易。中心君詎知。冰玉徒貞白。

箋曰茲十二章情詞一貫皆美人天末之思塞修媒勞之志也或謂韋公沖懷物外寄情吏隱本非用世匡主之輩未必江湖魏闕之思此非知韋者也讀其集中如曰直方難爲進守此微賤班曰坐感理亂迹永懷經濟言曰相敦在勤事海內方勞師又滁城對雪雲云廁迹鴛行末蹈舞豐年期今朝覆山郡寂寞復何爲又始建射侯詩云昔曾鄒魯學亦陪鴛鷺翔

一朝願投筆。世難結中腸。則其情可略見矣。擬古雜體。性情寄焉。其壯少之年。沈淪丞尉。忤時不合。感遇而作乎。可以意會。難盡言詮也。

黃鳥何關關。幽蘭亦靡靡。此時深閨婦。日照紗窗裏。娟娟雙青蛾。微微啓玉齒。自惜桃李花。誤身游俠子。無事久別離。不知今生死。

箋曰。此爲丞尉忤時不合之語也。時方年少。故云自惜桃李花。所事非人。故云誤身游俠子。集中有示從子河南尉班詩序云。永泰中余任洛陽丞。以撲扶軍騎。時從子河南尉班。亦以剛直爲政。俱見訟於郡守。

云云又有洛陽丞請告詩云方鑿不受圓直木不爲輪揆材各有用反性生苦辛折腰非吾事飲水非吾貧皆誤身事人不如歸去之旨也不然憤衷激腸果何所取

峩峩高山巔澑澑清川流世人不自悟馳謝如驚飄百金非所重厚意良難得旨酒親與朋芳年樂京國京城繁華地軒蓋凌晨出重楊十二衢隱映金張室漢宮南北對飛觀齊白日游泳屬芳時平生自云畢

箋曰刺得時之人但知身樂也夫百金之贈尙不可忘矧酒醴笙簧蒙君祿養報稱詎易而榮華游宴但

耽歡娛。遂畢生平志事乎。

綺樓何氣氣。朝日正杲杲。四壁含清風。丹霞射其牖。玉顏上哀嘵。絕耳非世有。但感離恨情。不知誰家婦。孤雲忽無色。邊馬爲回首。曲絕碧天高。餘聲散秋草。徘徊帷中意。獨夜不堪守。思逐朔風翔。一去千里道。

箋曰。曲非世有。自命之高也。而知音之難遇。益以此矣。

嘉樹藹初綠。靡蕪吐幽芳。君子不在賞。寄之雲路長。路長信難越。惜此芳時歇。孤鳥去不還。緘情向天末。

月滿秋夜長。驚鳥號北林。天河橫未落。斗柄當西南。寒蛩

悲洞房好鳥無遺音商飄一夕至獨宿懷重衾舊交日千里隔我浮與沈人生豈草木寒暑移此心

箋曰信彼路長惜此芳歇遲暮之懼也心非草木寒暑何移匪石之誠也豈徒沈淪之感怨曠之嗟

酒星非所酌月桂不爲食虛薄空有名爲君長歎息蘭蕙雖可懷芳香與時息豈如凌霜葉歲暮藹顏色折柔將有贈延意千里客草木知賤微所貴寒不易

箋曰卽上章心非草木不移寒暑之意而申之言人苟非此心則君臣之交爲虛器矣如酒星月桂徒有其名不能收其實用也易悅者難久孤貞者後凋春

華秋實將何去取。豈可忽其賤微之品。忘其歲寒之志哉。

神州高爽地。遐瞰靡不通。寒月夜無綠。寥寥天宇空。陰陽  
不停馭。貞脆各有終。汾沮何鄙儉。考槃何退窮。反志解牽  
跼。無爲尙勞躬。美人奪南國。一笑開芙蓉。清鏡理容髮。搴  
帷出深重。豔曲呈皓齒。舞羅不堪風。慊慊情有待。贈芳爲  
我容。可嗟青樓月。流影君帷中。

箋曰。貞脆各有終。領一章之旨。汾沮考槃四句賦也。  
美人南國以下比也。慊慊情有待。貞淑守禮之常流。  
影君帷中青樓自呈之態。一貞一脆。物性殊矣。然物

各有終賢愚同盡。我獨何爲守鄙儉。甘退窮以徒自勞苦。曾不肯稍解其牽跼哉。自憫自詫。反言若正也。春至林木變。洞房夕含清。單居誰能裁。好鳥對我鳴。良人久燕趙。新愛移平生。別時雙鴛綺。畱此干恨情。碧草生舊迹。綠琴歇芳聲。思將魂夢歡。反側寐不成。攬衣迷所次。起望空前庭。孤影中自惻。不知雙涕零。

秋天無畱景。萬物藏光輝。落葉隨風起。愁人獨何依。華月屢圓缺。君還浩無期。如何雨絕天。一去音問違。

箋曰擬古詩多寄諸離曠之思。睽違之感。其下邑而憶羽林侍從之舊耶。抑出守而懷鴛鷺親近之班耶。

有客天一方。寄我孤桐琴。迢迢萬里隔。託此傳幽音。冰霜  
中自結。龍鳳相與吟。絃以明直道。漆以故交深。  
箋曰。直道不苟合。故合必深。使必曲如鉤。而後膠似  
漆焉。則君子不爲矣。

白日淇上沒。空閨生遠愁。寸心不可限。淇水長悠悠。芳樹  
自妍鬱。春禽自相求。徘徊東西箱。孤妾誰與儔。年華逐絲  
淚一落。俱不收。

箋曰。詩云。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此用其意也。春禽自  
相求。孤妾誰與儔。自非惜年華之逝。水胡爲幽怨如  
斯哉。

雜體五首

沈沈匣中鏡爲此塵垢蝕輝光何所如月在雲中黑南金  
旣雕錯鑿帶共輝飾空存鑒物名坐使妍蚩惑美人竭肝  
膽思照冰玉色自非磨瑩工日日空歎息

箋曰以明哲望其君也磨瑩其塵垢其必由進德乎  
古宅集祆鳥羣號枯樹枝黃昏窺人室鬼物相與期居人  
不安寢搏擊思此時豈無鷹與鶴飽肉不肯飛旣乖逐鳥  
節空養凌雲姿孤負肉食恩何異城上鴉

中白箋曰野鵠野鵠巢林梢鴟鴞恃力奪鵠巢吞鵠之肝啄

鵲腦竊食偷居還自保鳳皇五色尊知鳶爲害何不  
言霜鷗野鷄得殘肉同啄羶腥不肯逐可憐百鳥紛  
縱橫雖有深林何處宿

春羅雙鴛鴦出自寒夜女心精煙霧色指厯千萬緒長安  
豪富家妖豔不可數裁此百日功唯將一朝舞舞罷復裁  
星豈思勞者苦

箋曰憫民力思節儉也

同聲自相應體質不必齊誰知賈人鐸能使大樂諧鏗鏘  
發宮徵和樂變其哀人神既昭享鳳鳥亦下來豈非至賤  
物一奏升天階物情苟有合莫問玉與泥

箋曰。諷求賢。駁側陋也。

碌碌荆山璞。卞和獻君門。荆璞非有求。和氏非有恩。所獻知國寶。至公不待言。是非吾欲默。此道今豈存。

箋曰。慨公道之不行也。下以求進上以市恩。所獻如此。其非國寶可知矣。

詩比興箋卷三

終

數自於周星  
錢塘諸可權校字

詩比興箋卷四

故人知予家文皆善頃嘗會蘄水陳沆譏

韓愈詩箋

謂昌黎以文爲詩者此不知韓者也謂昌黎無近文之詩者此不知詩者也謝自然送靈惠則原道之支瀾薦孟郊調張籍乃譚詩之標幟以此屬詞不如作論世迷珠檳俗駢駝駝語以周情孔思之篇翻同折楊皇萼之笑豈知排比鋪陳乃少陵之砥硯聯句效體甯吏部之韶韻以此而議其詩亦將以諛墓而概其文乎當知昌黎不特約六經以爲文亦直約風騷

以成詩今姑箋其比興者若干篇可以觀焉

琴操十篇

予讀琴操而知古人之用意曠世不遇知音者何多也夫昌黎詞必已出不傍古人故集中從無樂府騷七之篇假設摹仿之什乃忽無病效顰代情擬古言匪由衷例徒自亂果何爲者耶古操十二止取其十懷陵水仙刪而不擬何爲者耶將歸猗蘭以孔子而先文周越裳岐山一周公而分兩處宋本沿於唐集此必公所手定又何爲者耶貿貿悠悠尋聲奚益惟知爲詠懷感遇之作乃測其時世先後之由前之四

操蓋作於陽山謫黜之時後之六操乃在潮海竄逐之後既匪作於一時自難循其故序且前謫止由萋非故巖巖然疾邪守正之思後竄因觸龍鱗故悄悄兮引咎戀主之意比類以觀洵非逆志無以達其辭非論世不可誦其詩已

將歸操 孔子之趙聞殺鳴犧作

史記孔子不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犧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吾之不濟此命也夫水經注孔子臨河作歌曰狄之水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爲斯案孔叢子將歸操作四言公擬此篇狄之水云云用水經注而不用孔叢者以其僞書故也

狄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齧

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尤歸兮歸兮無與石鬪兮無應龍求

箋曰公秋懷詩欲晉南山之寒蛟炭谷詩欲刃牛蹄之湫龍說者皆謂其指斥權幸證以此詩益明蓋龍謂竊弄威福者石謂餘黨附和者言我將小試其道則羣小齟齬將深諭大事則權貴側目吾力其能勝彼乎恐道未行而身先不保矣公陽山之謫新舊書謂因論宮市行狀及碑則謂爲幸臣專政者所惡年譖謂爲李實所讒而公詩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或慮言語泄傳之落冤讐又云前年出官由此禍

最無妄奸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則其爲權幸忌而逐之矣又憶昨行云伾文未揷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是其爲韋執誼王叔文等所排明矣無應龍求卽炭谷秋懷二詩所指也

猗蘭操 孔子傷不逢時作

蘭之猗猗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今天之旋其曷爲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霜雪貿貿齊麥之茂子如不傷我不爾覩齊麥之茂齊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

箋曰霜雪以下說者多昧蓋齊麥得陰氣以生故以

喻小人

淮南子麥秋金王而生齊冬水王而生西京雜記建亥之月陰氣之極齊麥始生由陽生

也。猗蘭無人而自芳。故以況君子。詩中所謂子所謂爾者。皆指猗蘭也。霜雪貿貿者。齊麥之時。齊麥既得時。猗蘭自無不受摧傷之理。如使亦乘時競榮。而與齊麥無異。則我亦何由見爾之真乎。何則。受氣于天。物各有性。彼齊麥之以此時茂者。乃齊麥之所固有。則君子之以此時傷者。亦正君子之所自守也。公當李實韋執誼等用世時。不肯附之驟進。而甘受其中傷。所以高於劉柳歟。

龜山操 孔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

龜之氣兮不能雲雨。龜之枿兮不中梁柱。龜之大兮祇以  
奄魯。知將隳兮哀莫余伍。周公有鬼兮嗟余歸輔。奄掩  
同。

箋曰此刺執政之臣智小謀大力小任重無鼎足之  
望有棟撓之凶也舊唐書言自陸贊免相後德宗不  
復委成所取信者惟裴延齡李齊運李實韋執誼等  
皆權傾相府姦欺多端故云祇以掩魯也知國事之  
日隳哀手援之莫助故章末望之苦寒詩云天王哀  
無辜惠我下顧瞻褰旒去耳纊調和進梅鹽賢能日  
登御黜彼傲與僉生風吹死氣豁達如褰簾天乎苟  
其能吾死意亦厭卽章末之旨

越裳操 周公作

雨之施物以孳我何意於彼爲自周之先其艱其勤以有  
疆宇私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厥臨孔威敢戲以侮  
孰荒於門孰治於田四海旣均越裳是臣襄書天王  
箋曰朝廷者藩鎮之所瞻仰此言欲服外必先治內  
也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  
然先朝之功德在人四方之人心未去綢繆桑土孰  
敢侮乎德宗初政清明叛將投戈於河北奉天罪己  
軍士垂泣於山東此治於門自不荒於田之驗也一  
用奸相再致播遷貪彼進奉權歸節鎮此荒於門必

不治於田之驗也。故文宗云去河北賊易去中朝黨難杜牧罪言亦謂上策自治中策取魏皆四海既均越裳是臣之謂也。此詩正爲德宗而作若元和以後憲宗朝綱振肅強鎮削平不可謂荒於門矣。

以上四操皆德順之際

貞元二十年  
永貞元年

公謫陽山時

作故以孔子而居文王之前又周公兩操而忽以羑里隔其中皆此爲先作彼爲後作不以時代爲次第之明證以下六操皆憲宗元和中貶潮州時作

拘幽操 文王羑里作

目窈窈兮其凝其盲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見日出兮  
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爲死爲生嗚呼臣罪當誅兮  
天王聖明

箋曰琴操皆被謫時詠懷而作十二操中獨去懷陵  
水仙者殆以無可寄託歟觀其赴貶時途中詩云吾  
君勤聽治照與日月敵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釋又  
云而我抱重罪子子萬里程下負明義重上孤朝命  
榮殺身諒無補何用答生成正此篇君聖臣罪之旨  
也或謂如此得無嫌於以憲宗比紂不知魏晉以來  
擬古樂府者皆借言己情非擬其人其事也董逃行

楊叛兒孰是泥其本題本事者何獨琴操而不然且  
猗蘭越裳不嫌自比於周孔何獨羨里而不然

岐山操 周公爲太王作

我家於幽自我先公伊我承序敢有不同今狄之人將士  
我疆民爲我戰誰使死傷彼岐有岨我往獨處爾莫余追  
無思我悲

箋曰公潮州之貶以諫迎佛骨其表言佛本夷狄之  
人非中國先王之教不宜崇奉使愚民疑惑故是篇  
託避狄之詞以寄意蓋周初竄於戎狄之間自公劉  
遷幽變從中夏聲教已非一世故太王不肯從狄俗

而遷岐焉公詩則借以言中國先王之教自古至今相承不改今夷狄之教行將化中國而從之坐視愚民爲其所惑而不救是誰之責乎我往獨處以下則謂中朝之人或憐其竄逐投荒萬里然我則忠鯁獲罪甘之不悔也借古寄情斷章取意不然此與越裳皆周公作且此篇追擬太王尤應在前何爲獨次羑里之後

履霜操 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爲後母譖而見逐自傷作

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笞逐兒何爲兒在中野以宿

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飢何食兒行於野履霜以足巢生眾雛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甯不悲

箋曰此卽至潮州謝表所謂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瞻望宸極神魂飛去伏望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者也蓋批鱗冒死者忠鯁之素心戀主懷闕者臣子之至誼

雉朝飛操牧犧予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之而作雉之飛于朝日羣雌孤雄意氣橫出當東而西當啄而飛隨飛隨啄羣雌粥粥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雞生身七年無一妾與妃

箋曰感盛年之遲莫慨遇合之無時也以雉之意氣  
橫出喻乘權得志之人羣雌孤雄喻黨附之眾蓋斥  
皇甫鉢輩歟

別鵠操 商陵穆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  
其妻聞之中夜悲嘯穆子感之而作

雄鵠銜枝來雌鵠銜泥歸巢成不生子大義當乖離江漢  
水之大鵠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且可繞樹相從飛

箋曰逐臣棄婦同情也水大如江漢則始分終合今  
我微如禽鳥而一分尚有合時乎既不可必且盡吾  
依戀之情而已

今日殘形操。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  
有獸維狸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吉凶。何爲  
兮。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識者其誰。

箋曰。賈謫長沙。問吉凶於鵬鳥。屈放江南。託占筮於  
巫咸。此詩合而用之。明示放臣之感。故以終篇不然。  
牧犧子。乃齊宣王時人。曾子何爲反殿其後。

雜詩

條山蒼

條山蒼。河水黃。浪波沄沄去。松柏在山岡。

箋曰。蒼者自高。黃自濁。流俗隨波。君子獨。

青青河中蒲

三章章四句

青青水中蒲下有一雙魚君今上隴去我在與誰居  
青青水中蒲長在水中居寄語浮萍草相隨我不如  
青青水中蒲葉短不出水婦人不下堂行子在萬里

箋曰首章君謂魚也我蒲自謂也次章相隨我不如  
言蒲不如浮萍之相隨也此公寄內而代爲內人懷  
已之詞然前二章兒女離別之情第三章丈夫四方  
之志

今日曷不樂

今日曷不樂幸時不用兵無日既蹙矣乃尙可以生彼州

之賦去汝不顧此州之役去我奚適一邑之水可走而違  
天下湯湯曷其而歸好我衣服甘我飲食無念百年聊樂  
一日

箋曰刺賦役之困也言民避彼州之賦去其土著而不顧然避至此州而客籍之丁役又安所逃哉汝謂彼州也用碩鼠詩逝將去矣我謂此州也安史之後方鎮相望

跨州連郡兵騎則逐帥帥強則叛上軍旅不息重歛因之此云幸時不用兵當作於德宗朝非憲宗時事

東方半明

東方半明大星沒獨有太白配殘月嗟爾殘月勿相疑同

光共影須臾期殘月暉暉太白睍睍雞三號更五點。

箋曰此永貞元年七月順宗使太子監國尙未傳位時作大明未升而震方業已主器故曰東方半明也東有啟明西有長庚長庚卽太白時方七月故指西方金星爲喻羣奸氣燄已燐惟叔文與執誼尙相表裏其勢已孤立故云獨有太白配殘月也月謂叔文太白謂執誼時叔文以執誼不盡從己意大相猜忌欲逐去之故曰嗟爾殘月忽相疑云云也踰月憲宗卽位而二奸皆竄逐矣故末語危之快之亦憫其愚也此與三星行皆出小雅大東之詩。

三星行

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無善名已聞。無惡聲已讐。名聲相乘除。得少失有餘。三星各在天。什伍東西陳。嗟爾牛與斗。汝獨不能神。

箋曰。詩小弁篇。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毛傳云。辰時也。

鄭箋謂六物之吉凶也。孔疏引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也。服虔以爲歲星之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合以四時。十日十二月。二十八宿十二辰。是爲六物。此後世星命之術。所自

始東坡志林云讀牛斗之詩乃知退之以磨蝎爲身  
宮僕以磨蝎爲命宮平生遭口語無數蓋以此也與  
剃啄篇蓋同時作公自江陵召入爲國子博士被讒  
謫陽山至是召還又有謗之者故云名聲相乘除得  
少失有餘

剃啄行

剃剃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嗔從者語我子胡  
爲然我不厭客困於語言欲不出納以堙其源空堂幽幽  
有秸有莞門以兩版叢書於間宵宵深塹其墉甚完彼窟  
可隳此不可干從者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爾其日益蕃

我爲子謀有萬其全。凡今之人急名與官。子不引去與爲。  
波瀾雖不開口。雖不開關變化咀嚼有鬼有神。今去不勇。  
其如後艱我謝再拜汝無復云往追不及來不有年。

箋曰救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修卽嘲鼾睡詩所  
謂何能堙其源惟有土一畚也嘲鼾一篇語皆託諷。  
極狀悠謬無根之口等諸寐寤疎語之聲無可尋求。  
何從計校但過諳近誹不復錄之。

五言古詩

雜詩

古史散左右詩書置後前豈殊蠹書蟲生死文字間古道

自愚蠢古言自包纏當今自殊古誰與爲欣歡獨攜無言  
子共升昆侖顛長風飄襟裙遂起飛高圓下視禹九州一  
塵集豪端遨嬉未云幾下已億萬年向者夸奪子萬墳壓  
其顯惜哉抱所見白黑未及分慷慨爲悲咤淚如九河翻  
指摘相告語雖還今誰親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騤驥

箋曰厭語言文字而思大道也爲舉世所不好之文  
既非逢世之具又非大道之要且烈士殉名與夸者  
死權同爭一時勝負耳自至人知道者觀之則萬世  
一瞬得失毫末曾白黑未分已化爲塵土矣與造物  
不朽者何人乎

海水詩

海水非不廣。鄧林豈無枝。風波一蕩薄。魚鳥不可依。海水  
饒大波。鄧林多驚風。豈無魚與鳥。巨細各不同。海有吞舟  
鯨。鄧有垂天鵬。苟非鱗羽大。蕩薄不可能。我鱗不盈寸。我  
羽不盈尺。一木有餘陰。一泉有餘澤。我將辭海水。濯鱗清  
冷。池我將辭鄧林。刷羽蒙籠枝。海水非愛廣。鄧林非愛枝。  
風波亦常事。鱗羽自不宜。我鱗日已大。我羽日已脩。風波  
無所苦。還作鯨鵬游。

箋曰此感用世之難而思反身脩德也。海水饒大波。  
鄧林多驚風。喻世道之屯艱。人事之不測。蓋魚鳥依

風波以爲生亦因風波而失所者巨細之異耳如鯨鵬則風波愈大而所馮愈厚所游愈遠如君子之可大受周於德者之不憂邪世也細如寸鱗尺羽則泉木之外便虞飄蕩然則豈海鄧風波之罪哉亦我之鱗羽自不脩大耳與其貪海鄧之廣大怨風浪之蕩薄何如反己進德潛脩俟時使鱗羽養成如孟賁之勇孟軻之氣而後當大任而不動心乎

雙鳥詩

雙鳥海外來飛飛到中州一鳥落城市一鳥集巖幽不得相伴鳴爾來三千秋兩鳥各閉口萬象銜口頭春風卷地

起百鳥皆飄浮。兩鳥忽相逢。百日鳴不休。有耳聒皆聾。有  
口反自羞。百舌舊饒聲。從此恆低頭。得病不呻喚。泯默至  
死休。雷公告天公。百物須膏油。自從兩鳥鳴。聒亂雷聲收。  
鬼神怕嘲咏。造化皆停留。草木有微情。挑抉示九州。蟲鼠  
誠微物。不堪苦誅求。不停兩鳥鳴。百物皆生愁。不停兩鳥  
鳴。自此無春秋。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爲公。孔  
邱不爲邱。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百蟲與百鳥。然後鳴。  
啾啾雨鳥旣別處。閉聲省愆尤。朝食千頭龍。暮食千頭牛。  
朝飲河。生塵。暮飲海。絕流。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

箋曰。此篇或因蘇子瞻贊太白像有云。化爲兩鳥鳴。

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遂以此詩爲李杜作。則何爲有一落城市。一集巖幽之別乎。或又因來從海外到中州語。遂謂此詩指釋老。然老不從海外。又皆不落城市。且無所謂嘲咏造化抉摘草木之說。且不應有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之語也。惟朱文公謂公自謂與孟郊者近之。落城市者己也。集巖幽者孟也。公送孟東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則鳴。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伊尹鳴夏。周公鳴周。孔子鳴春秋。唐之興陳子昂鳴之。其窮而在下者孟郊東野。以其詩鳴。此詩全用其意。自從兩鳥鳴及不停兩鳥。

鳴二段是也。公又有詩云：我願化爲雲，東野化爲龍。  
四方上下逐東野，云云亦同此旨。皆所謂怪怪奇奇  
者也。

秋懷詩十一首

觀詩中王事有朝請及南山見高稜之語，則官京師時也。篇中無歎老語。

又云學堂日無事，殆爲四門博士時。

白露下百草蕭蘭其雕悴青青四牆下已復生滿地寒蟬暫寂寞蟋蟀鳴自恣運行無窮期稟受氣苦異適時各得所松柏不必貴

箋曰：蘭蟬告退，草蟲得時，憤語若寬達，觀實怨

秋氣日惻惻，秋空日淩淩。上無枝上蜩，下無盤中蠅。豈不

感時節耳目去所憎清曉卷書坐南山見高稜其下澄湫  
水有蛟寒可罾惜哉不得往豈謂吾無能

箋曰蜩蠅之去可憎之小者也寒蛟之罾可圖之大  
者也內而宦幸權奸外而藩鎮叛臣手無斧柯掌乏  
利劍其若之何公南山詩云因緣窺其湫凝湛悶陰  
罟湫堂詩云吁無吹毛刃血此牛蹄殷皆指此也

霜風侵梧桐眾葉著樹乾空階一片下琤若擢琅玕謂是  
夜氣滅望舒賓其團青冥無依倚飛轍危難安驚起出戶  
視倚楹久汎瀾憂愁費晷景日月如跳丸迷復不計遠爲

君駐塵鞍

箋曰聞落葉而誤疑望舒之隕圜因誤疑而憂及青  
冥之危轍憂國恍惚如夢如醉汎瀾倚戶而冀迷復  
之不遠念及時之尙可爲也

卷卷落地葉隨風走前軒鳴聲若有意顛倒相追奔空堂  
黃昏莫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燈當我前問我我不  
應饋我我不餐退坐西壁下讀書盡數編作者非今士相  
去時已千其言有感觸使我復悽酸顧我汝童子置書且  
安眠丈夫屬有念事業無窮年

箋曰此與上篇俱以落葉起興不言不應不餐卽上  
章指之所憂也憂之無益則置之而尋書書復生感

又置之而就枕然所感何事終不能言也

窗前兩好樹眾葉光薿薿秋風一披拂策策鳴不已微燈照空牀夜半偏入耳愁憂無端來感歎成坐起天明視顏色與故不相似羲和驅日月疾急不可恃浮生雖多途趨死惟一軌胡爲浪自苦得酒且歡喜

箋曰此上三章皆感落葉同時作故一章聞而驚憂次章憂而就枕此章則晨起念憂之傷人而自遣也浮生雖多途趨死惟一軌凡人極憂無益每作此想始知徒以不貲之軀殉無涯之患也

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暗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憾寒雞

空在棲缺月煩屢瞰有琴具微弦再鼓聽愈淡古聲久埋  
滅何由見真濫低心逐時趨苦勉祇能暫有如乘風船一  
縱不可纜不如覩文字丹鉛事點勘豈必求贏餘所要石  
與甌

彼時何卒卒我志何曼曼犀首空好飲廉頗尙能飯學堂  
日無事驅馬適所願茫茫出門路欲去聊自勸歸還閱書  
史文字浩千萬陳蹟竟誰尋賤嗜非貴獻丈夫意有在女  
子乃多怨在一作存

箋曰二章皆言志士之悲異乎秋女之怨也若曰抑  
知我之所憾者果安在乎

鮮鮮霜中菊。旣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爾生還不早。運窮  
雨。值遇婉變死。相保西風蟄。龍蛇眾木日凋槁。由來分命  
爾。泯滅豈足道。

箋曰此章則安命之思。以下諸章皆反己自修爲其  
歸。

離○離○挂○空○悲○感○感○抱○虛○警○露○泣○秋○樹○高○蟲○弔○寒○夜○永○歛○退  
就○新○懦○趨○營○悼○前○猛○歸○愚○識○夷○途○汲○古○得○脩○縗○名○浮○猶○有  
恥○味○薄○眞○自○幸○庶○幾○遺○悔○尤○卽○此○是○幽○屏○

箋曰前此猛於趨營。則名常苦其不足。今此歛就新  
懦。則名尙恥其有餘。至是而始識夷途矣。知不幸申

之幸矣文集五箴克己懲創卽是時作耶

暮暗來客去羣囂各收聲悠悠偃宵寂亹亹抱秋明世累  
忽進慮外憂遂侵誠強懷張不滿弱念缺已盈詰屈避語  
笄冥茫觸心兵敗虞千金棄得比寸草榮知恥定爲勇晏  
然誰汝令

箋曰囂收聲寂喻放心之歛也語笄尤也心兵悔也  
尤悔生於浮名故失有邱山之隕得無分寸之益知  
名箴曰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旣甯終莫能戒

今晨不成起端坐盡日景蟲鳴室幽幽月吐窗冏  
若迷方浮念劇含梗塵埃慵伺候文字浪馳騁尙須勉其

頑王事有朝請

箋曰此皆自傷自反之詞歎世情日益道念日損也  
秋懷詩始於憂世終於憂學所異於秋士之悲者在  
此世人但賞音節莫計旨歸故學韓學杜千百家徒  
得其皮與其骨也

雜詩四首

韓醇曰公元和十一年爲右庶子而皇甫鑄程异之  
徒用事故此詩指事託物而作

朝蠅不須驅暮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  
能幾時與汝恣啖咋涼風八九月掃不見蹤蹟

鵠鳴聲楂楂烏噪聲攘攘爭鬪庭宇間持身博彈射黃鵠能忍飢雨翅久不摩蒼蒼雲海路歲晚將無獲

箋曰首四語猶前章之旨末四語乃爲黃鵠冀幸之詞將無獲者雖晚而庶幾或可必獲也

截橑爲構櫨斲楹以爲椽束蒿以代之小大不相權雖無風雨災得不覆且顛解轡棄騏驥蹇驅使前昆侖高萬里歲盡道苦遭停車臥輪下絕意於神仙

箋曰智小謀大力小任重以小人乘君子之器在被用者不足道惜國家將絕太平之望耳

雀鳴朝營食鳩鳴暮覓羣獨有知時鶴雖鳴不緣身暗蟬

終不鳴。有抱不列陳蛙鼃鳴無謂閭閻祗亂人。

箋曰此喻四等人也。營食覓羣者但知身謀之小人有抱不陳者畏禍自全之庸人無謂祗亂人者辯言亂政之小人惟鳴不緣身則君子。

南溪始泛三首之一

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蹟。贏形可興致。佳觀安事擲。卽此南坂下。久聞有水石。拏舟入其間。溪流正清澈。隨波吾未能峻瀨。乍可刺鷺起。若導吾前飛。數十尺亭亭柳帶沙。圍

圍松冠壁歸時還盡夜。誰謂非事役。

安不祭公詩云去夏公請告養疾城南莊公爲游溪詩唱  
昔王咏多慨慷乃因病在告時作故集末以此爲絕筆而  
晉人隨波不能勁志不衰若此

庭楸

庭楸止五株共生十步間各有藤繞之上各相鉤連下葉  
各垂地樹顛谷雲連朝日出其東我常坐西偏夕日在其  
西我常坐東邊當晝日在上我在中央間仰視何青青上  
不見纖穿朝暮無日時我且入九旋濯濯晨露香明珠何  
聯聯夜月來照之蒨蒨自生煙我已自頑鈍重遭五楸牽  
客來尙不見肯到權門前權門眾所趨有客動百千九牛

亡一毛未在多少間。往旣無可顧。不往自可憐。  
箋曰：此賦而兼比也。雖借庭楸以起興，實則以朝日  
晝日夕日喻世態之炎熱。樹蔭不見纖穿，喻先王之  
古道可以庇身而樂志也。故下言權門眾所趨，以見炙  
手可熱之狀。我已自頑鈍，重遭五楸牽，則所謂古道  
自愚蠶古言，自包纏也。

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二首

晉人目二子，其猶吹一吷。區區自其下，顧肯挂牙舌。春秋  
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湜也困公  
安，不自閒其閒，窮年枉智思。掎摭糞壤間，掎摭糞壤間汚。

穢。豈有臧誠不如兩忘。但以一概量。湜也。以下一本無其  
間二字及間字一本  
有之而掎摭句不重疊皆不可讀。其蜀本謝本又復各異。  
朱子謂不可曉。當闕。今以意正。蓋此篇皆兩韻一轉也。

箋曰。莊子則陽篇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快也。注戴晉人梁國賢者。映然如風過也。皇甫湜公安園池詩。今不存。諒必刻畫蟲魚以刺小人。詞瑣義碎。刺刺不休。故公詩規之言。君子學務其大。則不屑其細。苟誠知道。則衡盱古今。況自鄙以下。么麼又曷足譏乎。孔子春秋褒貶。非以誅其本人。一身蓋借以明王法於萬世。而豈蟲魚瑣屑之比哉。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謬丈度。石量徑而寡失。

誠不如兩忘。但以一概量之謂也。

我有一池水。蒲葦生其間。蟲魚沸相嚼。日夜不得閑。我初往觀之。其後益不觀。觀之亂我意。不如不觀。完用將濟。諸人舍得業。孔顏百年詎幾時。君子不可閒。

箋曰。此章乃進之於道也。荀子云。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不遠矣。公贈崔立之詩云。可憐無補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牝。合而論之。則臧穀忘羊皆無當孔顏之用。舍。

贈崔立之

昔者十日雨。子桑苦寒飢。哀歌坐空屋。不怨但自悲。其友

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觸泥水裏飯往哺之入門相對語天命良不疑好事漆園吏書之存雄詞千年事已遠二子情可推我讀此篇日正當雨雪時吾身固已困吾友復可爲薄粥不足裹深泥諒難馳曾無子輿事空賦子桑詩箋曰此篇全用莊子實則少陵茅屋秋風篇安得萬間廣廈之思也二公之志皆不惜己身之困而憾天下士之不盡用於朝廷故云吾身固已困吾友復可爲也薄粥不足裹言己力不逮深泥諒難馳言時會未可曾無子輿事空賦子桑詩愧無薦賢之權徒有好賢之思也緇衣之詩曰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粲兮

題炭谷湫祠堂

原注在京兆之南終南之下祈雨之所也南山秋懷詩皆見之

萬生都陽明幽暗鬼所寰嗟龍獨何智出入人鬼間不知誰爲助若執造化關厭處平地水巢居插天山列峰若攢指石盂仰環環巨靈高其捧保此一掬慳森沈固含蓄本以儲陰姦魚鼈蒙擁護羣嬉傲天頑翾翾棲託禽飛飛一何閑祠堂像侔眞擢玉紆煙鬟羣怪儼伺候恩威在其顏我來日正中悚惕思先還寄立尺寸地敢言來塗艱吁無吹毛刃血此牛蹄殷至今乘水旱鼓舞寡與鰥林叢鎮冥冥窮年無由刪妍英雜豔實星瑣黃朱班石級皆險滑顛

躋莫牽攀龍區雛眾碎付與宿已頽棄去可奈何吾其死  
茅菅

箋曰胡渭云公詠南山云拘官計日月欲進不可又  
因緣窺其湫澄湛悶陰瞿此爲四門博士時作也蓋  
貞元十九年京師旱祈雨湫祠公往觀焉炭谷之詩  
作其時也時德宗幸臣李實李齊運韋執誼等與叔  
文交通亂政公深疾之因事託刺幽暗陰森神姦託  
處以喻權幸魚鼈禽鳥羣怪伺候謂黨人也執造化  
之關司恩威之柄喻竊權也秋懷欲會蛟而是詩恨  
不血此牛蹄甘死茅菅不求神福剛腸疾惡情見乎

詞劉柳泄言羣小側目陽山之貶所自來矣。

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

南山有高樹花葉何衰衰上有鳳皇巢鳳皇乳且棲四旁  
多長枝羣鳥所托依黃鵠據其高眾鳥接其卑不知何山  
鳥羽毛有光輝飛飛擇所處正得眾所希上承鳳皇恩自  
期永不衰中與黃鵠羣不自隱其私下視眾鳥羣汝徒竟  
何爲不知挾丸子心默有所規彈汝枝葉間汝翅不覺摧  
或言由黃鵠黃鵠豈有之情勿猜眾鳥眾鳥不足猜無人  
語鳳皇汝屈安得知黃鵠得汝去婆娑弄毛衣前汝下視  
鳥各議汝瑕疵汝豈無朋匹有口莫肯開汝落蒿艾間幾

時復能飛哀哀故山友中夜思汝悲路遠翹餽短不得持  
汝歸

李德裕可爲宰相宗閔遂與爲怨韓愈作南山猛虎  
行規之然裴薦李德裕在公沒後五年則新書誤也  
此篇之作其當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  
徽李德裕李紳元稹共白徽取士不實坐貶劍州刺  
史時作乎鳳皇謂裴度挾丸子謂李德裕黃鵠謂元  
稹李紳也史言自錢徽貶後牛李之怨始結縉紳之  
禍四十餘年不解故知與宗閔爲難者德裕而不盡

由元稹李紳故云或言由黃鵠黃鵠豈有之也故山友公自謂也裴度伐蔡公與宗閔皆被引爲判官司馬宗閔此時官尙未顯而後此朋黨之禍公若預見之者必其平日專以門戶聲氣爲事也又有猛虎行其爲宗閔作與否尙無定論且詩亦率直不錄之

病鴟

屋東惡水溝有鴟墮鳴悲青泥揜兩翅拍拍不得離羣童叫相召瓦礫爭先之計校平生事殺卻理亦宜奪攘不愧恥飽滿盤天嬉晴日占光景高風送追隨遂凌紫鳳羣肯顧鴻鵠卑今者命運窮遭逢巧丸兒中汝要害處汝能不

得施於吾乃何有不忍乘其危丐汝將死命浴以清水池  
朝餐輶魚肉暝宿防狐狸自知無以致蒙德久猶疑飽入  
深竹叢飢來傍階基亮無責報心固以聽所爲昨日有氣  
力飛跳弄藩籬今晨忽徑去曾不報我知僥倖非汝福天  
衢汝休窺京城事彈射豎子不易欺勿諱泥坑辱泥坑乃  
良規

箋曰此君子待小人之道始以寬厚終以忠告也甯  
人負我毋我負人與少陵義鵠行正相反皆淵源樂  
府而不及者則氣格古近間辨之矣又有初南食貽  
元協律云惟蛇舊所識實憚口眼綈開籠聽其去鬱

屈尚不平賣爾非我罪不屠豈非情不祈靈珠報幸  
無嫌怨并又和柳州食蝦墓詩諷刺并同

讀東方朔雜事

嚴嚴王母宮下維萬仙家。噫欠爲飄風。濯手大雨沱。方朔乃豎子驕。不加禁呵。偷入雷電室。轉輶掉狂車。王母聞以笑。衛官助呀呀。不知萬萬人生身埋泥沙。簸頓五山蹠。流漂入維蹉。曰吾兒可憎奈此狡猾。何方朔聞不喜。褫身絡蛟蛇。瞻相北斗柄。兩手自相按。羣仙急乃言。百犯庸不科。向觀睥睨處。事在不可赦。欲不露布言。外口實喧譁。王母不得已。顏嚙口齧嗟。領頭可其奏。送以紫玉珂。方朔不懲。

創挾恩更矜夸。詆欺劉天子。正晝溺殿衙。一旦不辭訣。攝身凌蒼霞。

未審箋曰專用漢武內傳成文洪興祖謂譏弄權挾恩者

諸賢孫汝聽謂元和十一年公爲右庶子時皇甫鎔程異之徒用事而作沈案此爲憲宗用中官吐突承璀而作也承璀討王承宗喪師失將故有不知萬萬人生死埋泥沙之語元和八年李絳極言承璀事橫憲宗初怒旣而從之出承璀爲淮南監軍謂李絳曰此家奴耳向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云云故有王母不得已顏囁口齎嗟領頭可其奏之語章末特故幻

詞以掩其譏刺之迹耳。俞瑒乃謂公不當取方朔而擬之權幸，當是指文人播弄造化者云云。固哉高叟之言！詩乎？詩云：驕不加禁，訶又云：挾恩更矜夸。豈非刺詩明證？況此乃全取小說游戲成文，蓋毛穎傳之流，故題曰雜事。曾於方朔何傷？

石鼎詩

原序及侯喜劉師服聯句并不錄

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謬當鼎鼐間。妄使水火爭秋瓜。  
未落蒂，凍芋強抽萌。方當洪爐然益見，小器盈旁有雙耳。  
穿上爲孤髻，擰何當出灰。炮無計離瓶，髻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甯依煖熱弊不與寒。

涼并全勝瑚連質空有日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爲手所澄  
磨礪去圭角浸潤發光精願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

篇曰此篇自宋洪興祖以來聚訟射覆訖無定論有  
據列仙拾遺有軒轅彌明之傳謂實有其人者有稱  
唐人碑碣謂道士彌明卽賈島者有謂軒轅反切近  
韓字彌明近愈字謂公自寓以與侯劉嘲謔者有謂  
公素惡異端不應此獨極意揚詡卽云自寓不應輕  
薄友朋如是之甚者紛紛捫燭扣槃總爲昌黎原序  
之所蔽侯劉聯句之所迷英雄欺人千載目睫今試  
去其原序并其聯句專取韓詩讀之則一望瞭然矣

夫鼎象三公玉鉉金質今而石之刺何待問然則刺  
何人乎曰昌黎恐過激賈禍故原序務爲度遁則其  
所謂元和七年十二月亦不足據也元和七年宰相  
爲李吉甫雖好修舊怨希旨樹黨不及李絳之忠鯁  
然才略明練尙有裨益不致如所詆之甚卽詩以考  
之其元和十三年憲宗以皇甫鏞程異同平章事時  
所作乎史言淮西旣平上浸驕侈鏞異掌度支數進  
羨餘由是有寵又厚結吐突承璀遂拜相制下朝野  
驚愕市井貟販皆嗤之裴度崔羣極言其不可度恥  
與小人同列力辭位求退上不許二人自知不爲眾

所與鏄益爲巧詔以自固异月餘不敢知印秉筆云  
云以史證詩則篇中所刺字字無虛設矣章末瑚連  
俎豆以比裴度李絳之流磨礲浸潤謂憲宗欲拂拭  
而用之也願君莫嘲謔此物方施行乃結明本意也  
意者俟劉二人先有石鼎詩公乃取其未用之韻別  
成此章謬託聯句與相錯雜以自掩其迹耶其後憲  
宗得公潮州謝表欲復召用卒以鏄阻撓僅得量移  
況方在朝時得不韜其詞乎巷伯投畀之詩涪于隱  
語之諫千秋昧昧悲夫

又鬪雞聯句一篇亦刺當時朋黨恩怨爭勢死利之

徒爲權門之鷹犬快報復于睚眦者舉此反隅今不復錄

彭太主聘趙不諱其請于卷前殊異文旨當于宗室太廟獻檻未竟剪否則卒以歸則數軒縣量與出資物皆無存與殊餘殊以自矜其致酒其效意音發於二人之口亦限於二人更其未取之語則而取之也頗無其時苟以移故故以諱本意也私豆以出裴與李舉之耶謬傳蓋謂是不以私與發益氣也苟以自固晏良翰不煩吟耳矣等

韓七言古詩

雜詩三章

利劍光耿耿。佩之使我無邪心。故人念我寡。傳侶持用贈。  
我比知音我心如冰劍如雪。不能刺讒夫。使我心腐劍鋒折。  
決雲中。斷青天。噫劍與我俱變化。歸黃泉。

利劍

馬厭穀。兮士不厭糠粃。土被文繡兮。士無短褐。彼其得志兮。不我虞。一朝失志兮。其何如已焉哉。嗟嗟乎鄙夫。

馬厭穀

忽忽乎余未知生之爲樂也。願脫去而無因。安得長翮大翼。如雲生我身。乘風振奮出六合。絕浮雲。死生哀樂兩相棄。是非得失付閒人。忽忽

樂景箋曰三章舊各以章首之字爲題實則一時所作當是德宗貞元十九年由四門博士拜監察御史時蓋公懷史鯖進賢退不肖之志而鬱鬱無所遂故首章恨不欲去讒而無其權也次章全用國策燕相出亡事恨時不養士也旣皆不得故三章無所發憤激而爲世外之思屈子所謂安能忍而與此終古也用樂府之奇崛攬離騷之幽怨而皆遺其形貌所謂情激則調變者歟

河之水二章寄予姪老成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三年不

見兮使我生憂。日復日。夜復夜。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我有孤姪在海浦。三年不見兮。使我心苦。采蕨於山縉。魚於淵。我徂京師。不遠其還。

箋曰。老成昌黎兄子昌黎幼鞠於寡嫂。故祭十二郎文曰。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卽謂湘也。又曰。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吾去汴。佐戎徐州。汝又不果來。詩蓋是時作也。三年不見鬢髮先化。卽祭文所謂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

茫而髮蒼蒼也我徂京師不遠其還卽所謂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也采蕨必於山縉魚必於淵以喻合聚骨肉必在成家欲成家必求祿於京師故云不遠其還者言不久當使汝攜孥來西還京師也或謂昌黎不久亦將還就湘於海浦有是情乎

鳴雁

噭噭鴻雁鳴且飛窮秋南去春北歸去寒就暖識所依天長地闊棲息稀風霜酸苦稻梁微毛羽摧落身不肥襄回反顧羣侶違哀鳴欲下洲渚非江南水闊朝雲多草長沙軟無網羅閒飛靜集鳴相和違憂懷惠性匪他凌風一舉

君謂何

當春箋曰王伯大云公在徐州與孟東野書曰去年脫汴州之亂來於此主人與余有故居余符離睢水上及秋將辭去主人謂張建封也公在徐鬱鬱不得志見於詩者如此蓋託雁以自喻也

李花詩二章

平旦入西園梨花數株若矜夸旁有一株李顏色慘慘似含嗟問之不肯道所以獨繞百匝至日斜忽憶前時經此樹正見芳意初萌芽奈何趁酒不省錄不見玉枝攢霜葩泣然爲汝下雨淚無由反旆羲和車東風吹來不解顏蒼

范夜氣生相遮。冰盤夏薦碧實脆。斥去不御慚其花。  
箋曰楚詞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言賢者  
當及其盛年而用之也梨花若矜夸謂物之得時者  
李色慘慘似含嗟謂物已過時者忽憶前時經此樹  
云云謂吾不能早知子至今而晚知之則已負其芳  
華之年也夏薦碧實慚不忍御所謂臣壯旣不如人  
今老復何能爲此用人者之所當愧也負其春華用  
其秋實且不可況并秋實而負之哉

當春天地爭奢華。洛陽園苑尤紛拏。誰將平地萬堆雪。翦  
刻作此連天花。日光赤色照未好。明月暫入都交加。夜領

張徹投盧仝。乘雲共至玉皇家長姬香御四羅列縞袞練  
悅無等差。靜濯明妝有所奉顧我未肯置齒牙清寒瑩骨  
肝膽醒。一生思慮無由邪。

箋曰此章自言其志奢華紛拏世之所競君子不必  
避而去之但愈置之紛華之中而愈增其矯白之志  
瑩其清寒之骨醒其肝膽思慮而無由邪則道眼視  
之無往非道也芳與澤其雜糅兮惟昭質其猶未虧  
不然出見紛華而悅入見道德而悅何年是戰勝之  
日哉此等詠花詩蕭蕭穆穆如對越在天駿奔走在  
廟離騷而下無敢跂其彷彿與感春詩皆昌黎最高

之境世人學韓會夢見此境否耶。

感春四章

箋三首

我所思兮在何。所情多地。遐徧處處。東西南北。皆欲往。千江隔兮。萬山阻。春風吹園。雜花開。朝日照屋。百鳥語。三杯取醉。不復論。一生長恨。奈何許。

皇天平分成四時。春氣漫誕最可悲。雜花妝林草蓋地。白日座上傾天維。蜂誼鳥咽畱不得。紅萼萬片從風吹。豈如秋霜雖慘冽。摧落老物誰惜之。爲此徑須沽酒飲自外。天地棄不疑。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屈原離騷二十五。不肯餉餕糟與穉。惜哉此子巧言語。不到聖處甯

非癡。幸逢堯舜。明四目條理品彙。皆得宜。平明出門。暮歸舍。酩酊馬上。知爲誰。

我恨不如江頭人。長網橫江遮紫鱗。獨宿荒陂射鳬雁。賣

納租稅官不嗔。歸來歡笑對妻子。衣食自給甯羞貧。今者無端讀書史。智慧祇足勞精神。畫蛇著足無處用。兩鬢霜白趨埃塵。乾愁漫解坐自累。與眾異趣誰相親。數杯澆腸雖暫醉。皎皎萬慮醒還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

青春。

酒名唐人名  
多以春

箋曰。秋懷詩當知其所懷。何懷。感春詩當知其所感。何感。原本尙有五言。一章云。詩書漸欲拋節行。久已

情孤負平生心已矣知何奈則知此三章所感卽文  
集五箴所謂聰明不及於前時聞道日負其初心者  
也又卽楚詞所謂泊予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  
與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老冉冉其將至  
兮恐修名之不立者也幸逢堯舜明四目條理品彙  
皆得宜此進不得有爲於時也今者無端讀書史智  
慧祇足勞精神此退不能自進於道也不然首章情  
多地遐徧處處一生長恨奈何許果何所思何所恨  
耶次章春氣漫誕最可悲白日座上傾天維果何所  
悲何所惜耶三章數杯澆腸雖暫醉皎皎萬慮醒還

新果何所慮耶。公與孟尙書書僕且潛究其得失之  
故獻之乎。吾相致之乎。吾君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  
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乎寂寞之濱。是也。  
故君子功業欲其及時行道。悲其逝水。

記夢

夜夢神官與我言。羅縷道妙角與根擎。攜陬維口濶翻百  
二十刻須臾間。我聽其言未云足。舍我先度橫山腹。我徒  
三人共追之一。人前度安不危。我以平行蹋翫。翫神完骨  
蹠腳不掉側。身上視溪谷。盲杖撞玉版。聲彭觥。神官見我  
開顏笑。前對一人壯。非少石壇坡陀可臥坐。我手承頰肘

柱座隆樓傑閣磊嵬高天風飄飄吹我過壯非少者哦七  
言六字常語一字難我以指撮白玉丹行且咀嚼行詰盤  
日前截斷第二句綽虐顧我顏不歡乃知仙人未賢聖護  
短憑愚邀我敬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

東蔓  
箋曰刺權貴好阿諛惡鯁直也或謂譏神仙者僅見  
其表未見其裏朱子考異曰末言我若能屈曲從人  
則自居世間徇流俗以取富貴矣烏能從汝居山間  
而又不免於屈曲耶猶柳下惠所云枉道而事人何  
必去父母之邦云爾今案行狀云元和二年公權知  
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會有

公飛語者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又元和十一年知制誥以忤執政降爲太子右庶子其此兩時所

作歟首四句詳顧嗣立所引金穀似之注今不復錄

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

湜時爲陸渾尉

皇甫補官古貢渾時當元冬澤乾源山狂谷很相吐吞風怒不休何軒軒擺磨出火以自燔有聲夜中驚莫原天跳地踔顛乾坤赫赫上照窮崖垠截然高周燒四垣神焦鬼爛無逃門三光弛隳不復瞰以上敘火勢之盛也虎熊麋猪逮猴猿水龍鼴龜魚與黿鷁雕鷹雉鵠鷗燄包熑孰飛奔四句敘被焚祝融告休酌卑尊錯陳齊攻闢華園芙蓉披猖塞之象也

鮮繁千鍾萬鼓咽耳喧攢雜啾嘵沸籞墳

敘火光火聲之焰繁也

形

幢絳旛紫纛旛炎官熱屬朱冠裨鬃其肉皮通腔臂頽胸

桎腹車掀轅緹顏珠股豹兩鞬霞車虹輶日轂轔丹蕤纈

蓋緋繙帑紅帷赤幕羅脤膚

敘火神侍從車蓋之盛也易說卦離爲火爲日爲電爲甲

胄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故象取如此嵞池波風內陵屯鎔呀鉅壑頗黎盆

豆登五山瀛四尊熙熙酌酬笑語言雷公擘山海水翻齒

牙嚼齧舌齶反電光礮磾赩目暖

敘火神飲宴之盛也嵞如陵之屯聚也以上敘祝融火神血也血如池而波風肉

已畢以下敘頃冥水神之哀苦

頃冥收威避元根斥棄

輿馬背厥孫縮身潛喘拳肩跟君臣相憐加愛恩命黑螭

偵焚其元天關悠悠不可援夢通上帝血面論側身欲進

叱於闔。帝賜九河湔淚痕。又詔巫陽反其魂。徐命之前問。  
何冤火行於冬。古所存我如禁之絕其飧。女丁婦壬傳世。  
婚一朝結仇奈後昆。左傳裨寵曰火水之如也。梓慎曰水火之丁者。世爲婦於壬。以見水火之相配。術家所謂丁與壬合也。時行當反慎藏蹲視桃著。  
花可小騫月及申酉利復怨助汝五龍從九鯢溺厥邑囚。  
之昆侖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申七月酉八月。水火生於申。火死于酉。故水至申而利。火至酉而衰也。  
皇甫作詩止睡昏辭誇出眞遂上焚要余和增怪又煩雖。  
欲悔舌不可捫。

箋曰是詩自來說者莫得其解。第謂其詞奇奧詰屈而已。考集中奇作無過此篇。與石鼎月蝕者昌黎言。

必由衷。何苦爲此等不情無謂之詞。以自耗其精思乎。月蝕之爲刺詩。見於新書列傳。故後人尙知吹索石鼎。已詳前箋。此篇自頃冥收威以下。冤煩幽憤。幾於屈原之天問。第以此詩爲好怪者。何異以天問爲好怪耶。以史證之。蓋哀魏博節度使田宏正爲王庭湊所殺。朝廷不能討賊雪仇。而作也。史言田宏正以六州之地來歸。又助討吳元濟。王承宗誅李師道。屢立大功。忠節爲諸鎮冠。會王承宗死。朝廷復成德軍。詔徙田宏正鎮之。宏正自以久與鎮人力戰有仇。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畱自衛。奏請度支給其糧賜。

戶部侍郎崔俊無遠慮不肯給宏正不得已遣魏兵歸於是兵馬使王庭湊益無忌陰激牙兵譖於府署殺宏正及僚佐將吏並家屬三百餘人自稱畱後詔魏博橫海河東義武諸軍討之以宏正子布爲魏博節度使令復父仇旣而諸軍統領不一監軍掣肘度支不繼踰年無功田布又爲史憲誠所逼殺朝廷卽以憲誠代之陰與幽鎮相結朝廷不得已赦王庭湊罷諸鎮兵庭湊尙圍牛元翼於深州命兵部侍郎韓愈往宣諭之乃解由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此事蓋昌黎所深痛而又不忍顯言以傷國體長

驕鎮故借詞以寄其哀首二段言變起不測被禍之  
酷次三段言賊黨得志凶燄氣勢之盛也頃冥以下  
言田宏正忠魂冤抑雖自訴於帝而卒不能爲雪僅  
以姑息了事也女丁婦壬云云喻河北諸鎮互相樹  
援世相傳襲挾制朝命其來已久也皇甫尉陸渾在  
元和之初此詩追和在長慶之初非一時所作亦猶  
石鼎託於彌明聯句月蝕託於效玉川體皆廋詞寄  
托以避誹謗故末云雖欲悔舌不可捫

讀此最是痛心王聖俞益解其意創機半未曉其理  
只知其有此意不知其所以然也

李賀詩箋

新舊唐書并稱長吉唐宗室鄭王之後惟舊書稱年二十四新書稱年二十七以杜牧序證之則新書是矣杜序作於太和五年而稱距賀死後十有五年則是賀卒於憲宗元和之十二年當生於德宗貞元之七年姚文燮謂生於建中二年者非也杜牧序又稱集賢學士沈子明言元和中與賀義愛甚厚賀且死授我平生所著歌詩凡二百三十三首離爲四編云云與今世所傳本合則是長吉所手定其此本所佚者皆其所不欲存而李藩乃謂搜其遺集爲賀表兄

以夙恨投之溷中致傳世無幾者亦非也牧又言離騷有感怨刺懃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賀蓋其苗裔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徑間亦殊不能知之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後之註昌谷集者惟姚文燮一序頗能推杜牧之旨其言曰唐之祖宗創制立法以網羅奇俊冀無一失其雲祔秀出宜爲舉世所推崇致通顯乃賀以年少一出卽搜塵網生則元稹擠之使姓字不掛於科第死尙親友排之使姓字不留於人間且元和之朝外則藩鎮悖逆戎

寇文証內則入關十六子之徒肆志流毒爲禍不測  
上雖有英武之君而又惑於神仙賀身雖宗支分則  
疏賤情不敢言又不能無言於是寓今託古比物徵  
事刺切當世之隱銷鑠壯士之懷苟不弢晦必至焚  
身故其命意命題命辭皆愈推愈遠愈大愈曲愈微  
愈顯藏哀憤孤激於片辭短調之中言之者無罪聞  
之者不審所自來後世以無理譏之甘心而不悔抑  
可悲矣

還自會稽歌

并序

庚肩吾於梁時嘗作宮體謠引以應和皇子及國勢

淪敗肩吾先潛難會稽後始還家僕意其必有遺文  
今無得焉故作還自會稽歌以補其悲

野粉椒壁黃濕螢滿梁殿臺城應敎人秋衾夢銅輦吳霜  
點歸鬢身與塘蒲晚脈脈辭金魚羈臣守迤賤

箋曰杜牧之序長吉集獨舉此篇及七言之銅仙辭  
漢歌此深於知長吉故舉此二詩以明隅反也考長  
吉集中詠古題而有自序者惟此二章及秦宮詩蓋  
彼借古寄意而此二詩則自喻也其舉進士不見容  
而歸昌谷時所作歟昌谷在河南福昌縣故自西京  
東還也秋衾夢銅輦脈脈辭金魚孰謂長吉無志用

世者不然何取於庾肩吾之還家而必爲補之

感諷五首

合浦無明珠龍洲無木奴足知造化力不結使君須越婦  
未織作吳蠶始蠕蠕縣官騎馬來綈色虬紫鬚懷中一方  
板板上數行書不因使君怒焉得指爾廬越婦拜縣官桑  
牙今尙小會待春日晏絲車方擲掉越婦通言語小姑娘具  
黃梁縣官踏箒去簿吏復登堂

箋曰唐自中葉爲節度使者多賂宦官得之數至億  
萬皆倍稱取息以求節鉞及至鎮則重聚歛以償負  
當時謂之債帥此詩所謂使君謂刺史也縣官則迫

於檄而督賦者也陳民困以刺吏貪陳吏貪以諷朝廷舉錯之失也

賈生墓青蠅久斷絕寒食搖楊天憤景長肅殺皇漢十二帝惟帝稱睿哲一夕聽豎兒文明永渝歇

墓箋曰賈生年十八而吳公舉之漢廷故長吉以自況墓門之青蠅久斷喻讒譖之人亦歸烏有而至今寒食之時不散肅殺之氣者何哉嫉賢妬能千載下猶令人憤恨不能釋也帝謂文帝豎兒斥絳灌之屬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空草長安夜半秋風前幾人老低迷

黃昏徑裏裏青櫟道月午樹無影一山惟白曉漆炬迎新  
人幽曠螢擾擾

箋曰浮生多途趨死一軌世莫覺悟謂予鬼言  
星盡四方高萬物知天曙已生須已養荷擔出門去君平  
久不反康伯遁國路曉思何譊譊闌闐千人語

箋曰生勞死逸百年長勤曉集夕虛市朝一夢

石根秋水明石畔秋草瘦侵衣野竹香蟄蟄垂葉厚岑中  
月歸來蟾光挂空秀桂露對仙娥星星下雲透淒涼梔子  
落山豐泣清漏下有張仲蔚披書案將朽

箋曰前四章刺世此章自述

長歌續短歌

長歌破衣襟。短歌斷白髮。秦王不可見。旦夕成內熱。渴飲壺中酒。飢拔隴頭粟。淒涼四月闌。千里一時綠。夜峰何離離。明月落石底。徘徊沿石尋。照出高峰外。不得與之游。歌成鬢先改。

人不箋曰唐都長安本秦地憲宗又雄武好仙有秦皇之  
皇盡風故長吉詩中多以秦王喻天子此篇則君門九重遠於萬里之思也明月喻君落石底謂其光明何嘗人幽不照臨下土然欲尋其光所由來而從之則孤輪九霄遠出高峰之外矣可望而不可卽何日得與之親

哉孤遠小臣望堂廉如天上也詩云明明上天照臨  
下土念彼共人涕零如雨

詠懷二首

長卿懷茂陵綠草垂石井彈琴看文君春風吹鬢影梁王  
與武帝棄之如斷梗惟畱一簡書金泥泰山頂

箋曰生前見棄身後見重我懷古人聊以自慰

日夕著書罷驚霜落素絲鏡中聊自笑詎是南山期頭上  
無幅巾苦蘖已染衣不見清溪魚飲水得相宜

箋曰旦覓騎驢之吟暮傾錦囊之句徒嘔心肝早致  
霜鬢此豈養生永年之道耶詩云如南山之壽此用

其語也頭無幅巾衣染緇黃已同方外之相與其蠹

魚槁死於文字曷若游魚自得於清溪

走馬引

我有辭鄉劍玉鋒堪截雲襄陽走馬客意氣自生春朝嫌  
劍光淨暮嫌劍光冷能持劍向人不解持照身

箋曰刺脩恩怨之徒也但快報復於睚眦曾無保身

之明哲孰謂長吉詩少理者

古鄴城童子謠效王粲刺曹操三言一首

鄴城中暮塵起探黑丸斫文吏棘爲鞭虎爲馬團團走鄴  
城下切玉劍射日弓獻何人奉相公扶轂來關右兒香掃

塗相公歸

箋曰唐時藩鎮多有加使相僕射之階者此以鄴城  
託興殆指河北藩鎮也藩鎮倚牙兵爲親軍其橫暴  
城市至彎射日之弓抗命跋扈可以想見再言相公  
言知有相公不知有天子也不然何取於往古之曹  
操而刺之

猛虎行

四言一首

長丈莫春强弩莫抨乳孫哺子教得生綈舉頭爲城掉尾  
爲旌東海黃公愁見夜行道逢騶虞牛哀不平何用尺刀  
壁上雷鳴泰山之下婦人哭聲官家有程吏不敢聽

箋曰此與感諷第一章同旨莫春莫抒言其猛不可犯也道逢驃虞云云言其殘害善類無復人性也官家雖懸捕虎之令而吏之畏虎甚於畏法孰敢聽命乎

長吉七言古詩

金銅仙人辭漢歌

并序

魏明帝青龍元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捧  
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宮官旣拆盤仙人臨載乃潛  
然淚下唐諸王孫李長吉遂作金銅仙人辭漢歌  
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跡畫欄桂樹懸秋香三  
十六宮土花碧魏官牽車指千里東關酸風射眸子空將  
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  
情天亦老攜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

箋曰自來說此詩者不爲詠古之恆詞則謂求仙之

泛刺徒使詩詞嚼蠟意興不存試問魏略言魏明帝  
景初元年徙長安諸鐘簾駱駝銅人承露盤而此故  
謬其詞曰青龍元年何耶既序其事足矣而又特標  
曰唐諸王孫云云何耶此與還自會稽歌皆不過詠  
古補亡之什而杜牧之特舉此二篇以爲離去睡町  
又何耶歸昌谷詩云束髮方讀書謀身苦不早終軍  
未乘傳顏子鬢先老天網信崇大矯士常憮憮京國  
心爛漫夜夢歸家少發輒東門外天地皆浩浩心曲  
語形影祗身焉足樂豈能脫負擔刻鵠曾無兆而後  
知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潛然淚下之

意卽宗臣去國之思也。衰蘭送客咸陽道，卽還自會  
黃金稽歌之辭。金魚夢銅輦也。渭城已遠波聲小，卽王粲  
土燕詩之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也。長吉志在用世，又  
黑雲惡進不以道。故述此二篇以寄其悲。特以寄託深遙。  
遂爾解人莫索。

春坊正字劍子歌

先輩匣中三尺水，曾入吳潭斬龍子。隙月斜明刮露寒，練  
帶平鋪吹不起。蛟胎皮老蒺藜刺，鷗鷺淬花白鷗尾直是。  
荆軻一片心，莫教照見春坊字。按絲團金懸麗，羃神光欲  
截藍田玉，提出西方白帝驚。噭噭鬼母秋郊哭。

箋曰春坊東宮官屬唐人呼已第者爲先輩此人必  
已舉進士家蓄此劍而長吉歌之也詩則借寓疾邪  
除佞之志莫教照見春坊字者言此乃劍俠肝胆所  
成今徒爲文士書生所有則有不遇知己之歎故末  
二句欲斬佞臣頭以謝天下

雁門太守行

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角聲滿天秋色裏塞  
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紅旗臨易水霜重鼓寒聲不起報君  
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爲君死

箋曰樂府雁門太守行古詞美洛陽令王渙德政不

詠雁門太守也。長吉乃借古題以寓今事。故易水黃

金臺語其爲詠幽薊事無疑矣。憲宗元和四年成德

軍節度使王承宗自立。吐谷承瓘爲招討使。討之踰

年無功。故詩刺諸將不力戰。無報國死綏之志也。唐

中葉以天下不能取河北。由諸將觀望無成。故長吉

憤之。王氏之有恆冀。正易水雁門之地。若以爲擬古

奈王空詠何。味之有長吉絕句有云三十未有二十餘白

日長飢小甲蔬。橋頭長老相哀念。因遺戎韜一卷書。

又云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請君暫上

凌煙閣。若箇書生萬戶侯。又云長卿牢落悲空舍。曼

詩比興集  
卷四  
倩詠譜取自容見買若耶溪水劍明朝歸去事猿公  
可證此詩末語之指

秦王飲酒

秦王騎虎游八極劍光照空天自碧羲和敲日玻璃聲劫  
灰飛盡古今平龍頭瀉酒邀酒星金槽琵琶夜帳帳洞庭  
雨腳來吹笙酒酣喝月使倒行銀雲櫛櫛瑤殿明宮門掌  
使報一更花樓玉鳳聲嬌綈海綃紅文香淺清黃鸝跌舞  
千年觥仙人燭樹蠟煙輕青琴醉眼淚泓泓

箋曰長吉詩中秦王皆指憲宗以其有秦皇漢武之  
風也史言淮西平上浸驕侈廣營繕于是浚龍首池

東宮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皇甫鏤程異數進羨餘以供其  
費裴度諫不聽卽此詩所刺也長吉卒於元和十二  
年正淮西蕩平之歲故有劫灰飛盡古今平之語騎  
虎八極劍光照空則前此用兵各鎮也從來英武之  
主莫不始於憂勤終於驕佚長吉見其微而歎之說  
者乃謂其追刺德宗夫德宗所失不在宴游之末及  
身亦無削平之功追刺旣涉虛文無理反咎長吉何  
其儻耶

昆侖使者

昆侖使者無消息茂陵煙樹生愁色金盤玉露自淋漓元

氣茫茫收不得麒麟背上石文裂蚪龍鱗下紅肢折何處  
偏傷萬國心中天夜久高明月

箋曰此又以漢武寓憲宗也憲宗晚節好神仙以方士柳泌爲台州刺史采藥天台山服其藥日加燥渴卽詩所刺也後以服金丹多躁怒暴崩中和殿長吉已不及見而詩若預知之豈非深識遠慮者歟

苦晝短

飛光飛光勸爾一杯酒吾不識青天高黃地厚惟見月寒日暖煎人壽食熊則肥食蛙則瘦神君何在太一安有天東有若木下置銜燭龍吾將斬龍足嚼龍肉使之朝不得

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何爲服黃金吞白玉。誰是任公子雲中騎。白驥劉徹茂陵多滯骨。嬴政梓棺費鮑魚。

草堂箋曰。指同上篇。皆闡求仙之無益。方術之不足信。謂長吉鬼才無理。太白酒仙無用者。皆僅據其遊戲之末。爲英雄所歎耳。

榮華樂一作東洛梁家謠

鶯肩公子二十餘齒。編貝脣激朱氣。如虹霓飲如建瓴。走馬夜歸。叫嚴更徑。穿複道游椒房。龍裘金玦雜花光。玉堂調笑。金樓子臺下戲。學邯鄲倡口吟舌。話稱女郎錦袴繡

面漢帝旁不得明珠十斛白璧一雙新詔垂金曳紫光煌煌馬如飛人如水九卿六官皆望履將迴日月先反掌欲作江河唯畫地峩峩虎冠上切雲竦劍晨趨凌紫氣繡段千尋貽皂隸黃金百鎰貺家臣十二門前張大宅晴春煙起連天碧金鋪綴日雜紅光銅龍齧環似爭力金蟾呀呀蘭燭香軍裝武技聲琅璫誰知花雨夜來過但見池臺春草長三皇后七貴人五十校尉二將軍當時飛去逐彩雲化作今日京華春。

箋曰詠梁冀以刺當時貴戚末語隱然前車之鑒但不知所斥何人耳集中借梁冀事爲諷者又有秦宮

詩云開門爛用水衡錢。卷起黃河向身瀉。又梁臺古  
意云梁王池沼空中立。天河之水夜飛入。皆與此篇  
同刺。

相勸酒

羲和騁六轡。晝夕不會閑。彈烏崦嵫竹。扶馬蟠桃鞭。蓐收  
旣斷翠柳青。帝又造紅蘭。堯舜至今萬萬歲。數子將爲傾  
蓋。間青錢白璧。買無端。丈夫快意方爲歡。曜蠻曜熊何足  
云。會須鍾飲北海。箕踞南山。歌淫淫。管愔愔。橫波好送雕  
題金。人生得意且如此。何用強知元化心。相勸酒。終無輟。  
伏願陛下鴻名終不歇。子孫綿如石上葛。來長安。車駢駢。

箋曰。人生幾何。富貴無常。但願天下長太平。人人得  
行樂耳。乃來見長安。見在位執政皆梁冀石崇之續。  
則吾雖欲行樂。又可必乎哉。憂時之語。託之曠達殆  
亦元和末年所作。時天下雖治。君臣漸侈。故隱然憂  
之。

李商隱詩箋

井泥四十韻

皇都依仁里西北有高齋昨日主人氏治井堂西陲工人  
三五輩輦出土與泥到水不數尺積共庭樹齊他日井甃  
畢用土益作堤曲隨林掩映繚以池周迴下去冥窔穴上  
承雨露滋寄辭別地脈固言謝泉扉昇騰不自意疇昔忽  
已乖伊余掉行鞅行行來自西一日下馬到此時芳草萋  
四面多好樹旦暮雲霞姿晚花落滿地幽鳥鳴柯枝蘿幄  
旣已薦山樽亦可開待得孤月上如與佳人來因茲感物  
理惻愴平生懷茫茫此羣品不定輪與蹄堯得舜可禪不

以瞽瞍疑禹竟代舜立其父吁唏哉嬴氏并六合所來因  
不韋漢祖把左契自言一布衣當塗佩國璽本乃黃門攜  
長戟亂中原何妨起戎氏不獨帝王耳臣下亦如斯伊尹  
佐興王不藉漢父資磻溪老釣叟坐爲周之師屠狗與販  
繒突起定傾危長沙啟封土豈是出程姬帝問主人翁有  
自賣珠兒武昌昔男子老苦爲人妻蜀王有遺魄今在林  
中啼淮南雞舐藥翻向雲中飛大鈞運羣有難以一理推  
顧于冥冥內爲問秉者誰我恐更萬世此事愈云爲猛虎  
與雙翅更以角副之鳳凰不五色聯翼上雞栖我欲秉鈞  
者曷來與我偕浮雲不相顧寥沈誰爲梯悒悒夜將半但

歌井中泥

箋曰觀篇末致慨於秉鈞之人且有虎而翼鳳而雞之慮則知爲牛李之黨而言之也揚之昇天抑之入地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痏用舍不平若斯君子值此惟有安命而已前半篇雜陳古今升沈變態皆爲篇末張本純乎漢魏樂府之遺於義山詩中亦爲變格

義山五七言律多以男女遇合寄託君臣卽離騷美人芳草之意此箋不及律詩然舉隅可以三反吳修齡喬圍爐詩話曰韓翃寒食詩春城無處不飛花寒

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烟散入五侯家  
此刺唐代宦官握柄君恩盡歸私門也韓偓落花詩  
曰皺白離情高處切膩紅愁態靜中禁眼尋片片隨  
流去恨滿枝枝被雨淋倘得苔遮猶慰意若教泥污  
更傷心臨階一餞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綠陰此傷朱  
溫將篡唐而作次聯言君民之東遷諸王之見害也  
三聯望李克用之勤王痛韓建之逆主也結末沈痛  
意更顯然偓集又有宮柳詩云莫道秋來芳意違宮  
娃猶自妬蛾眉幸當玉輦經過處不怕金風蕩落時  
草色長承垂地葉日華先動映樓枝澗松亦有凌雲

分爭似移根太液池此詩以宮柳自比而憂全忠之見妒末則言草野尙有賢者恨不能薦之於朝以爲己助也其他如重游曲江之避客野鷗如有感損花微雪似無情夏日召對云坐久忽疑楂犯斗歸來兼恐海生桑中秋禁直云長卿祇爲長門賦未識君臣際會難旨與落花宮柳詩同旨晚唐詩惟偓足以嗣響義山附識於此

詩比興箋卷四 終

太史局指正  
錢塘諸可權校字

跋

右蘄水陳秋舫先生譏詩比興箋四卷先刻於吾吳經亂  
版燬收藏家亦罕存其本余故未之見也迨撫鄂之三年  
監臨壬午秋闈榜後篤齋孝廉曾佑執弟子禮來謁卽先  
生之曾孫也詢以是書則舊印本尙有存者亟假讀之見  
其抉隱闡幽根据鑿鑿千百年塵霧一埽而空之洵獨具  
論世知人之識爰重爲鏤版以廣其傳世之讀是書者其  
皆推先生之法以論古人而不隨俗爲是非庶古人有知  
可以無憾亦於先生之苦心爲不負矣余不及見先生辱  
與令子小舫學士交今學士歸道山有年矣展卷之餘又

不禁感慨係之也光緒九年四月年姻再姪長洲彭祖賢  
謹跋於武昌官舍

生文苦小無不貲矣余不又見武生舉  
者甚於生之若以備古人而不齟怨奚非烈古人亦咷  
篤世於人之端安重爲贊歎以責其斯世之蕭条嘗嘗其  
其共鸞闕幽昧時鑿鑿千百爭輿霧一掃而空之猶聞其  
生文會落出萬以景書頃嘗叩本尚有存者亟題薦之見  
盈翻王平殊闡微發萬齊率會

時東平斂來歸贈半  
頤遺外難案衣卒存其本余姑未之見也既無繼之二子  
古禪太刺史母武生點精出興發四卷武陵尤苦哭聲淒